

三名臣書牘

二卷

省圖書
文舊書
第 中 號

10413
24
2

三名臣書牘卷二

湘鄉曾文正公書牘目錄 下 一百〇九

覆恭親王桂中堂

覆李希菴中丞

致鮑春霆

覆李少荃中丞

覆李少荃中丞

覆李少荃中丞

覆李希菴中丞

覆穎州府夏教授

覆郭筠仙

覆郭筠仙

目錄

覆李申夫

贈王瑞臣

覆毛寄雲制軍

覆李希菴中丞

與程尙齋

致惲次山中丞

覆劉印渠制軍

覆郭筠仙中丞

覆郭筠仙中丞

覆馮魯川

覆郭筠仙中丞

覆陳舫仙

覆李眉生

與李眉生

與朱仲我

與李幼泉

覆李眉生

覆陳松生

覆郭筠仙中丞

致李宮保

致李宮保

致王叶亭

與李眉生

致陳舫仙

覆郭筠仙中丞

覆劉霞仙中丞

覆吳南屏

致陳碧賦

致王少鶴

致李石梧中丞

答高生

與徐石泉

與張緘瓶

與夏憩亭

與李次青

與李次青

與李次青

與羅伯宜

與吳子序

覆胡富保

覆胡富保

覆胡富保

覆胡富保

覆胡富保

覆胡富保

覆胡富保

覆胡富保

覆胡富保

覆胡富保

致胡富保

覆胡富保

目
錄

覆胡宮保

覆胡宮保

與李申夫

覆李希楚

覆李次青

覆李筱泉

覆胡宮保

覆李少荃

覆郭筠仙

覆毛寄雲中丞

與吳桐雲

覆李少荃中丞

覆李申夫

覆陳作梅

覆馬穀山

與陳舫仙

覆劉霞仙中丞

覆郭意城

覆丁雨生中丞

覆汪梅村孝廉

復李輔堂方伯

復史士良觀察

復吳竹如侍郎

致李小湖大理

復尹杏農

復劉子恕太守

復周縵雲侍御

復方存之大令

復劉子恕太守

復尹杏農觀察

復應敏齋觀察

復蔣尊卿觀察

復吳竹莊廉訪

復丁雨生方伯

復丁雨生方伯

復李宮保

復李宮保

復陳舫仙廉訪

復李中堂

復陳右銘太守

復李眉生廉訪

復寶佩蘅尙書

復恭親王

復恭親王

復張友山漕師

復郭筠仙中丞

復袁小午講學

目録



三名臣書牘卷二目錄終

三名臣書牘卷二

湘鄉曾文正公書牘下

覆恭親王桂中堂 同治壬戌



香山何天柱鈔

本月初三日接奉鈞函。仰荷謙光下逮。訓示周詳。欽佩之餘。益深感悚。購買船礮一節。前奉寄諭。覆奏時尙以楚勇不能出洋爲慮。嗣奉二月二十四日諭旨。以購買輪船。本擬用於江面。并非施之海洋。則敝處儘可派勇配駕。頃又接勞辛階總制咨到摺稿。其意欲全用外國人。不欲參雜用之。國藩愚見。旣已購得輪船。即應配用江楚兵勇。始而試令司舵司火。繼而試以造船造礮。一一學習。庶幾見慣而不驚。積久而漸熟。來教詢及敝處。借得輪船數隻一節。國藩前以蘇皖中梗。交涉事件甚多。欲得洋船一隻。以爲運送子藥飛遞文報之用。札派周主事騰虎往滬購買。初買寶順船一隻。價已議定。至立契日。嫌小退還。旋購吧吡船一隻。因被售者所欺。詭易其名曰博雲。實不可用。又訂

定威林密船一隻。較吧吡峇好。現尙未乘駕來皖。不知果合用否。此外無另借洋船數隻之事。至輪船攻剿髮匪。聲威雖壯。而地勢多不相宜。髮匪之猖獗。在陸而不在水。官軍之單薄。亦在陸而不在水。國藩於庚申十月辛酉七月。曾將此四語兩次具奏在案。頃於三月克復魯港西梁山裕溪口等處。賊之礮船焚奪殆盡。目下除九洲洲尙有賊船外。餘則長江上下。一律肅清。仰仗國家威福。水面已無足慮。現擬調派師船。由金柱關駛入內河。惟黃池灣汴甯國青弋江一帶。河窄水淺。長龍舢板尙嫌其大。須另造小划數百號。乃可適用。卽蘇松等處支河小港。岸高橋多。亦須另造小划。庶幾進退輕便。是髮匪應剿之處。與裏下河應保之區。卽楚軍現有之長龍舢板。尙嫌太大。若強用輪船。尤不相宜。來示詢及洋船七隻。是否敷用。以鄙見度之。用七船攻金陵之一面。固屬有餘。卽用七船載兵。由滬放洋。以攻甯波。亦足敷用。似不必再籌添辦。至賊匪會銀買船之說。此間未有所聞。竊洋人意頗效順。與賊有隙。或不至如此牟利。洋兵會勦內地一節。關係甚重。來示所慮各情。簡要精細。國藩所慮者。不在他事。而專在派出會勦之人。實難其選。大抵揀選將材。必求智畧深遠之人。又須號令嚴明。能耐勞苦。三者兼全。

乃爲上選。今欲派與洋兵會勦之將。亦必擇三者兼全之人。環觀江楚諸軍。武臣惟多。將軍文臣。惟左中丞堪勝斯任。李中丞楊軍門與左相近。而耐勞少。遜鮑軍門與多相近。而智略不如。此數人者。各防勦數百里地面。勢不能抽出與洋人會勦一處。至新赴上海之李鴻章一軍。慣戰者不過二千人。餘皆新集之卒。操練未精。勝敗難料。故各將弁之心。願獨戰而爲髮匪所敗。不願會戰而爲洋人所輕。願敗而見罪於上司。不願敗而見笑於洋人。即國藩之心。亦深恐該軍不整不嚴。爲外國所輕侮。聞洋人常至李鴻章處。催促進兵。約期會戰。聒聒不休。國藩屢函諄囑。以誠心待之。以婉言謝之。會防上海則可。會勦他處則不可。待訓練稍久。隊伍整齊。我兵與洋兵各勦一處。相距不遠。或洋人果見我兵之可用。不相嘲笑。然後與之會勦。先疏而後親。先分而後合。亦無不可。前三月廿四日。敕處覆奏一摺。借考試鎗替爲喻。亦實因無人可派。恐見笑於洋人。貽羞於君國。故爲此引愧之辭。區區鄙忱。伏希鑒亮。敬請鈞安。無任屏營之至。

覆李希菴中丞

尊恙微發。殊不解其病源所在。日內係服何葯。養身之道。以君逸臣勞四字爲要。省思。

慮除煩惱二者皆所以清心君逸之謂也行步常勤筋骨常動臣勞之謂也閣下雖自命爲癩人實則癩於臣而不其癩於君蓋早歲褊激之處至今尙未盡化故思慮煩惱二者不能悉蠲以後望全數屏絕不輕服葯當可漸漸奏效惠解之四萬金已派人至桐城迎接馬穀山服尙未闕不知可從權否五月內必須有人接藩司印俾賈公得交卸北行吾二人辦事始無瞻顧歸於一條鞭也午帥中傷頗重恐非丹葯所能解午帥久苦無餉又新因敝處劾翁之案連累嚴議興致本極不佳又有右手微病似引退之志已決敝處亦勸其見幾而作大約難以復留李世忠一軍朝廷必令歸敝處調度偷以苗交尊處李交敝處雖係極難之事而亦不可不竭力擔當蓋同是江淮禍患早晚終須吾二人承辦遲接手不如早接手之爲愈也尊意欲留臨淮一席本屬穩慎有識惟午帥難處閣下或未盡知茲將渠函抄呈伏乞卓奪新克州縣甚多不特無賢員往署并劣員亦不可多得擬會列尊銜奏請本年新進士新拔貢多分發十數員來皖并各處有可咨調函調之員亦會銜調之略仿胡文忠法廣爲網羅吾二人皆太冷淡人不樂從以後當稍變暖使人易親耳

致鮑春霖

頃奉諭旨。知青陽之捷。閣下又蒙天恩。賞賜御用各物。閣下當威望極隆之際。沐朝廷稠疊之恩。務當小心謹慎。謙而又謙。方是載福之道。前此曾以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字相勸。務望牢記勿忘。至廳下營頭太多。營官哨官多係鎮將大員。管轄實屬不易。一人之精神。照管不到。莫如擇一二人分統之。而分管之。如宋國永婁雲慶二員。其資格才識。皆可勝統領之任。霖字十五營中。儘可分五營與宋國永統帶。分五營與婁雲慶統帶。閣下僅親統五營。此外如仁字禮字峯字春字及馬隊各營。或全歸閣下親統。或酌交宋婁分統。亦須早早派定。譬如大樹高幹。無枝則無葉。無陰必有。大枝長條。乃有密葉濃陰。此一定之理也。李希菴部下。現分成大吉爲一枝。蕭慶衍爲一枝。金逸亭爲一枝。梁作楫。蔣凝學。毛有銘。歐陽崇。如各爲一枝。多禮堂部下。現分雷正綰爲一枝。石清吉爲一枝。楊朝林爲一枝。閣下亦宜趕緊分枝。庶幾擔子漸輕。照料易周。卽手下之有才者。亦宜使之獨當一面。俾得各顯手段。各建功業。庶無久居人下之怨。如近日陳由立。余大勝。舍此而逃往別處。亦因久居人下。思另尋出頭之日也。又如近日梅仁富。張

遇春之在涇縣。同伴開仗。亦因該處并無統領。照管不到也。閣下若再不派分統之人。則將來之逃往別處者。恐不止於陳余。同伴開仗者。恐不止於梅張。可慮之至。望吾弟早計之。凡利之所在。當與人共分之名之所在。當與人共享之。貴軍營務處。用費浩繁。閣下不能與之同甘共苦。嗣後若派分統之人。須將銀錢公平派出。使分統者寬綽有餘。則人皆心服矣。

覆李少荃中丞

正在懸盼疑慮之際。得聞虹橋之捷。喜慰何極。從此上海穩固。湘淮各勇。可望練成勁旅。洋人近日氣象何如。我軍足以自立。固可使遠人讐服。然渠自嘉定。青浦。敗退。而吾能轉危爲安。亦恐其惱羞成怒。生出嫌隙。古人言。戰勝以喪禮處之。又言。登科者。須有一段謙光。願閣下謙懷抑抑。以待洋人。並徧囑全軍勇夫。切勿自誇兵精。吾輩心中。有一分矜氣。勇夫口中。便有十分囂張。不可不察。寄諭飭閣下。迅至鎮江。敝處奏明。目下台駕斷不能移動。滬上替人。國藩心目中。尙無其選。上海餉源日涸。閣下當一力肩任。不可推於吳方伯身上。月入若干。應發若干。閣下一親權緩急而出之。仲遠索鄂餉。

甚急。閣下宜傾誠懇告。不聽。則挺身與之爭執。不宜使吳方伯任怨而閣下轉爲局外和解之人。蹈近日督撫圓滑陋習也。九舍弟孤軍深入。濠牆堅固。或可自立。陝西賊回竄河南湖北。多公援秦之師。若可中止。則會勦金陵。大得機勢矣。

覆李少荃中丞

韓正國銳志自立。方冀其多統數營。漸立聲績。不料遽爾淪沒。實可憫惜。二月以來。張勝祿沒於金陵。張運桂逝於太平。皆於軍務甚有關係。威林密吧吡二船。卽日當札華爾副將經管。聽候督撫調遣。華爾旣爲外國所推重。又爲吳楊所倚恃。自當牢籠使爲我有。惟鄙意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貴求人。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我湘淮各軍。若果紀律嚴明。節概凜然。華爾亦必陰相許可。凡附強不附弱。人與萬物之情。一也。中國與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爲體。以推誠爲用。當可漸爲我用。縱不能傾情倒意。爲我效死。亦必無先親後疏之弊。若無自立推誠二者爲本。而徒以權術籠絡。卽駕馭同里將弁。且不能久。況異國之人乎。區區愚慮。尙希參酌用之。

覆李少荃中丞

惠書敬悉。常勝軍不來金陵。亦自無害。來亦未必果有裨益。九洲洲下關各賊壘。似非輪舟炸礮所能遽破。鄙人嘗疑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忠逆之攻金陵。官營亦有炸礮。亦雇洋人在內。官軍不因此而震駭。舍弟亦還以炸礮禦之。彼亦不因此而動。左帥以四十餘斤之炸彈。打入龍游城內。賊亦不甚慌亂。頃水師在金柱關。搶賊船百餘號。內有洋人一律乞降。免死。然則洋人洋器亦會有見慣不驚之一日也。赫德過此。國藩因恭邸兩次來緘。囑令優待。遂答拜以示稍優。來示以爲過謙。自必講求體制。確有定程。但以內地例之。如此省之州縣。謁彼省之督撫。不回候自其常例。偶一回候。亦未必大乖於禮。然則施之洋人亦未必因此納侮。鄙意求勝於洋。在中國官不要錢。兵不見戲。不僅在稅餉之盈絀。尤不在體制之崇卑。卓見以爲何如。蕭毛均到無爲州出隊。賊未交鋒而遁。不知有何詭計。樹字五營守無爲。慶字四營守廬江。均極得力。感荷遠庇。實無涯涘。惟口糧無著。更望惠施。將該九營各解兩月滿餉。不特新營弁勇。藉免飢寒。卽鄙人與珂鄉士庶。皆拜公之賜矣。

覆李希菴中丞

大疏稿讀過。不特不讀。且須評責。此次賊犯江北。連陷和合巢三屬。亦繫軍務之一大變。閣下百日假滿。萬不可不速出赴營。以私情言之。則鄙人懸望迫切。實難再待。以公義言之。則皇上之待台端。至矣極矣。無以復加。若再遲不出。則於忠字有虧。吾輩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當奉方寸如嚴師。畏天理如刑罰。庶幾刻刻敬憚。鄙人今歲憂灼過甚。雖亦近於怔忡。然較之八年情形則異。八年所以內疚者。以忠孝之地而用意氣。以樸拙之人而講權術。是以且愧且憾。無地自容。今歲則憂勞過甚。漸致心疾而大節無忝。方寸無悔。未嘗不坦然也。舍季弟靈柩。昨日到此。撫棺一慟。百感交集。春霖糧路至今未通。甯國局勢可危之至。務望台旆速來。協力支撐。至禱至禱。

覆潁州府夏教授書

昨奉手畢。備荷心注。竝惠寄大箸四函。羽書偶暇。時一雒誦。尊意在於宗紫陽。救時弊。不沈溺於功利。不汜濫於記問。不參錯於二氏。於此道中切實折肱。直欲造古人第一等地位。敬服無量。承示黃南雷、孫蘇門、顧亭林、李盤屋諸先生學稍偏。而毛西河、紀河間、阮儀徵、戴東原、程棉莊諸君。放言高論。集矢洛閩。陸清獻謂明季學術足以致寇。實

非苛論云云。具見日弓月矢。衛道苦心。闕洛干城。老當益壯。漢書申公云。爲政不在多言。爲學亦然。孔孟之學。至宋大明。然諸儒互有異同。不能屏絕門戶之見。朱子五十九歲。與陸子論無極不合。遂成冰炭。詆陸子爲頓悟。陸子亦詆朱子爲支離。其實無極。矛盾在字句毫厘之間。可以勿辨。兩先生全書具在。朱子主道問學。何嘗不洞達本原。陸子主尊德性。何嘗不實徵踐履。姚江宗陸。當湖宗朱。而當湖排擊姚江。不遺餘力。凡涇陽景逸梨洲蘇門諸先生。近姚江者。皆徧撫其疵瘡。無完肌。獨心折於湯睢州。睢州嘗稱姚江。致良知。猶孟子道性善。苦心膈世。正學始明。特其門徒龍谿狂談。良齋邪說。洸洋放肆。殃及師門。而羅近溪周海門踵之。然孔門有子夏。子夏之後。田子方。子方之後。莊周。說近荒唐。此不足以病子夏。況莊子外篇。多後人僞託。內篇文字。看似放蕩無拘檢。細察內行。岌岌若天地不可瞬息。錢珩石給諫曰。堯舜巢許。皆治亂之聖人。有堯舜。而後能養天下之欲。有巢許。而後能息天下之求。誠至論也。姚江門人勲業。如徐文貞。李襄敏。魏莊靖。郭青螺。諸公風節。如陳明水。舒文節。劉晴川。趙忠毅。周恭節。鄒忠介。諸公清修。如鄧文潔。張陽和。楊復所。鄧潛谷。萬思默。諸公皆由致良知三字成德發名者。

睢州致書稼書亦微規攻擊姚江之過而於上孫徵君鍾元先生書及墓志銘則中心悅服於姚江者至矣蓋蘇門學姚江睢州又學蘇門者也當湖學派極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廢之流蘇門則慎獨爲功睢州接其傳二曲則反身爲學鄆縣存其錄皆有合於尼山贊易損益之指明儒之不善學姚江而禍人者莫如以懲忿欲爲下乘以改過遷善爲妄萌二語人之放心豈有底止乎乾嘉間經學昌熾千載一時阮儀徵王高郵錢嘉定朱大興諸公倡於上戴東原程瑤田段玉裁焦理堂十餘公和於下羣賢輻輳經明行修國藩嘗謂性命之學五子爲宗經濟之學諸史咸備而淵源全在六經李斯一炷學者不復覩六經之全至秦漢之際又厲禁挾書舉世溺於功利抱經諸儒視爲性命身與存毀非信道之篤不能天下相尚以僞久矣陳建之學蔀通辨阿私執政張烈之王學質疑附和大儒反不如東原玉裁輩卓然自立不失爲儒林傳中人物惟東原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排斥先賢獨伸己說誠不可以不辨姚惜抱嘗論毛大可李剛主戴東原程棉莊率皆詆毀程朱身滅嗣絕持論似又太過無程朱之文章道德騰其口舌欲與爭名誠學者大病若博核考辨大儒或不暇及苟有糾正足以羽翼傳

注。當亦程朱所心許。若西河駁斥。漫罵則真說經中之洪水猛獸矣。國藩一宗宋儒。不廢漢學。足下著作等身。性命道德。與政事幹濟。相輔而成。名山萬仞。歲寒共勉。無謙言草茅佔畢也。皖北巢含等處。賊氛已清。皖南游魂。尙在石埭一帶。鮑軍時呼庚癸。難買餘勇。幸祁門尙有他師。不難即殲此寇。事恆舍弟靈樞安抵皖省。月之廿一日。卽由江路扶回里門。仰蒙朝廷高厚。追贈按察使司。酬其戰功。竊惟蛾賊未掃。鵠原忽徂。手足之懷。傷心風雨。冗次率復。偶抒管見。藉候箸福。節候嚴冷。伏維爲道自衛。不盡願言。

覆郭筠仙 同治癸亥

來示以憂勤當賊之驕逸以和輯當賊之猜忌以嚴整當賊之浮散卜弭亂之有日誠爲正論容春浦上年曾來安慶鄙意以其久處泰西深得要領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來爲我用果其招徠漸多則開廠不於浦東不於湘潭凡兩湖近水偏僻之縣均可開廠如湘之常澧鄂之荊襄濱江不乏善地此間如華若汀徐雪村龔春海輩內地不乏良工曷與容君熟商請其出洋廣爲羅致如須資多金以往請即謀之少荃雖數萬金不吝也其善造洋火銅冒者尤以多募爲要

覆郭筠仙

接惠書，竝馮中允奏稿，敬悉一切。巢縣和州含山次第收復，鮑蕭彭劉諸軍，現將會勦二浦九洲。蔣毛援壽，勦苗機勢亦好。南岸徽屬肅清，劉王段韓李席諸軍，併萃饒景一帶，必可驅賊東還。中允奏牘，援古證今，無微不至，稍嫌氣象較隘。若與人有積不能平者，又陳義過多，尙有可以刪節之處。即照此上陳，已可期其俞允。頃已緘致少荃中丞，請其主稿，挈銜速奏。專辦裁減浮額一案，其核減浮收一節，則斷不可遽奏。來示所論深爲精當，鄙人減江西浮收爲數極少，州縣窮苦異常，而民仍征輸不前，大氏風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雖堯舜生，今不能舉。斯世而還之，唐虞賢者舉事，貴在因俗而立制，所謂治去泰甚者耳。鄙意裁減浮收，不必由督撫出示各屬之收數，不必畫一大戶之名目，不可不除而輸價之參差，不必盡禁。每縣各立一案，不期永遠遵行，而却有可久之理。不知閣下與諸君子以謂何如。

覆李申夫

今年天氣酷熱，殆爲十年來所未有。貴軍病者尙多，雖未開仗，遠近皆可相亮。南米旣

到。又囑台解米八百石。銀萬金。目下當不貧餓。九淤湖克復。雪琴搜獲僞文。忠逆調黃。胡李古賴劉等悉數下援金陵。聞洋塘之賊退遁。並未大受懲創。或果回援金陵老巢。亦未可知。洋塘之賊既遁。則都湖羣賊亦斷無久持之理。閣下與江席諸軍。由石太旌甯直擣廣德東壩。江皖之幸。亦鄙人與將士所至願也。凡兩軍相處。統將有一分鉅鎔。則營哨必有三分勇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濟。自統將先辦一副平恕之心。始人之好名。誰不如我。同打仗。則不可譏人之退縮。同行路。則不可疑人之騷擾。處處嚴於治。已而薄於責人。則脣舌自省矣。

瞻王瑞臣

二月間在金陵聞伯姊之訃。哀悼實深。茹苦含辛三十餘年。不獲稍享子舍之祿養。近歲處境畧豐。憂患畧減。而遽一病不起。天之阨吾伯姊。理不可測。以吾之悲痛。莫釋。知甥昆弟之抱恨無窮期也。然人生境遇。早豐而晚嗇者。則暮年難堪。早嗇而晚豐者。則如倒啖蔗。漸漸回甘。將死尙有餘適。伯姊最苦之境。在道光年間。至咸豐中。卽漸漸回甘。臨沒當無遺恨。甥亦不必過於哀慟。或致以毀危身。謹遵遺命。不復入營。居家之道。

以黎明即起爲第一要義。吾家自元吉公以下。至今六代百餘年。竝無一日晏起。甥家可奉以爲法。勤儉二字。無論居家。居官。皆不可少。待兄弟。和而不流。財產衣服飲食。皆推多而讓寡。獨至禮節所在。則兄先。弟後。秩然有序。不可紊亂。課農蒔蔬。一一親自檢點。不可寬縱。嚴則家有忌憚。勤則事有功效。治家有暇。常常讀書習字。以養其靜氣。至囑主囑。伯姊墓誌。秋涼再當撰次寄去。

覆毛寄雲制軍

前聞皖旌度嶺。晉秩兼圻。箋賀稍稽。頃奉惠書。牖示周詳。佩慰無似。疏稿分肌擘理。洞若觀火。粵事須從軍務下手。正與鄙意不謀而合。驪珠既得。鱗爪自不勞而理。拙見尤以水師爲要。西江發源。雲貴匯流。兩廣槩薄。萬里論者。謂江河以外。第一巨川。即東江北江亦復歧港百出。浩漭透迤。動與海汊交錯。專恃陸師。斷難制勝。今之長龍舳板。其初式本出於廣東。惟楚軍立法較密。紀律特嚴。楊彭部下風氣。素正。多出廉恥之將。遂爾遠勝。粵東水師之舊。竊謂兩廣軍事。高州之擾亂。其偶而南韶與潯梧肇羅之蠢動。乃其常也。陸兵其經。而水師即其緯也。閣下既從軍務入手。似宜併講水師。用楊彭之

紀律。選湖南之將領。挈以俱南。一洗彼中水軍官兵夥匪明護暗搶之陋習。必可一振聲威。潛移默轉。凱章持躬謹飭。馭下有法。不特戰守可靠。亦足少挽風氣。如其病體全愈。閣下儘可攜以赴粵。弟當作書勸駕。粵中爲凱章熟游之地。或亦欣然南征。二年以來。閣下所以惠助敵處。至多且大。借此一才。未足云報也。惟金逸亭觀察。實爲敵處目下切求之人。蓋希菴部下成蔣蕭毛四軍。勢均力敵。莫能相下。苗逆並非百戰悍寇。因兩軍不和。以致援壽無功。欲求聯絡希部。化散爲整。惟逸亭或勝斯任。弟昨於未讀尊疏之先。業已函商希菴。諄催逸亭東來。如逸亭經過長沙。尙望無奪之南趨也。楊彭二公。派船八十號。馳援臨淮。義渠老營。當可保全。靈沅兩軍。又爲疾疫所苦。幸援賊雖到。尙無戰事。味根申夫迭獲勝仗。黃老虎有下竄之信。江西腹地。應無他虞。

覆李希菴中丞

接六月十九日惠書。知己返旆旋里。從此安心調養。當可日有起色。楊樸菴言其戚友蘇姓者。道光初患癆病。羣醫束手告退。蘇姓乃移居山寺。親屬概謝不見。僅帶一雇工在旁。目不開口不言。日用百物。開載一水牌之上。有所需則向牌上指點。而令雇工取

辦。然、不、服、葯、餌、不、食、腥、葷、每、日、所、需、之、物、亦、極、少、矣、後、二、年、餘、癆、病、已、愈、妻、子、入、山、迎、之、猶、不、肯、歸、五、年、始、歸、壽、至、七、十、有、奇、不、知、閣、下、可、仿、照、行、之、否、此、間、軍、事、無、論、夷、險、難、易、不、必、系、念、此、後、亦、不、復、以、軍、務、相、關、白、但、求、設、法、令、逸、亭、來、皖、聯、絡、蕭、毛、成、蔣、諸、軍、俾、貴、部、不、至、全、改、舊、觀、而、已、

與程尙齋

凡辦一事必有許多艱難波折。如鹽務緝私尙未動手而建昌已有毆斃委員之案。將來棘手之處恐尙不少。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志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動。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爲人共亮。閣下秉質平和。自可虛心徐入。委蛇以求其有當。更望於誠心二字。加之磨鍊。則無窒不通矣。辦鹽究竟易於辦釐。然釐務亦不外虛心誠心二法。國藩自問頗有愛民之心。而江西釐務近於虐民之行。則卡員虛心誠心二者皆虧耳。所以欲閣下常常寫信。蓋屢系實深也。

致惲次山中丞

南坡兄頃來安慶。具一稟牘。備言昔官江蘇。並無劣聲。弟歷詢元長吳武陽上江等縣士紳。俱言南叟當日官此數處。無可訾議。惟寄諭並未飭令覆奏。若遽附片剖辯。反多一重斧鑿痕迹。祇好批答以慰其意。得閒再爲疏陳一二。大氏任事之人。斷不能有譽而無毀。有恩而無怨。自修者但求大閑不踰。不可因譏議而餒沈。殺之氣。衡人者但求一長可取。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材。苟於燒燒者。過事苛求。則庸庸者反得倖全。鄙見如此。不知台端以爲何如。人數太多。穀米太少。是此間極可慮之事。敬求大力多方疏通而維持之。並以爲懇。

覆劉印渠制軍

自蘇垣克復。苗逆伏誅。議者輒謂金陵指日可以蕺事。實則洪逆老奸巨猾。牢固不搖。僞城米糶。少者久已食粥。多者尙足支年餘。鄙人之愚。深慮洪逆堅持不下。而忠侍輔堵諸酋。冒死上竄江皖。又成不了之局。比聞少荃常州圍師。屢獲大捷。不日可期克復。而嘉興逆首窮蹙。有願獻杭嘉湖五城之說。左帥攻杭之師。亦疊次克壘殲渠。如彼四府並下。金陵亦必無久抗之理。只望江皖各軍。力扼回竄之賊。當不致別生波折。兩廡

及畿輔各員來示所開亦已環資盜目不宜更有乏材之嘆豫省責成河北鎮道直省責成大名鎮道東省責成曹濟鎮道自是直截了當惟此六人之中是否勝此重任是否各有素練之兵欠戰之將如託之非人則緩急仍不可恃練兵大疏較之薛公原奏實爲識高而當於事理惟將領實不易得餉需亦無把握尊疏奏撥之十一省必難如期如數直隸雖無大河要津然如衛河直沽及陸路繁盛市鎮是否可抽辦釐金大抵軍政吏治非財用充足竟無下手之處自王介甫以言利爲正人所詬病後之君子例避理財之名以不言有無不言多寡爲高實則補救時艱斷非貧窮坐困所能爲力葉水心嘗謂仁人君子不應置理財於不講良爲通論國藩素無理財之能故撫有三省不克游刃有餘閣下精細和厚卽理財一節想亦能批卻導窾本末兼該第處多懼之地值多口之際未審因與利而更增譏議否耳至於講求吏治卽可裕餉息兵雖屬正論究不切於事理只可姑存其說以備參核味根淪逝深堪惋惜現調江蓋臣接統其衆而以鄧陳二君綜理營務達川調任蜀藩景况稍裕責任亦鉅得伯昭朝夕贊助庶可攸往咸宜諸關厘注順布一二

覆郭筠仙中丞

蘇杭克後。左軍又克德清武康石門等城。李軍又克嘉興宜興荆溪溧陽等城。鮑軍亦克句容金壇二城。事機不爲不順。惟金陵逆首。堅忍異常。城中本無糧盡確信。又新種麥禾。繞郭如雲。足以自活。殆無了期。而浙賊數十萬。已由徽州悉竄江西。欽休祁黟四城。岌岌難保。江西亦蹂躪將徧。又適值釐金爭訟兩院不和之時。又值下游吃緊敵處無兵可撥。援江西之際。江西官紳士商。向之謳歌幼丹而怨詈鄙人者。今且日熾而不知所屆。事會相薄。變化乘除。吾嘗舉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運氣。一囊之中。久而彌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然吾輩自盡之道。則當與彼賭乾坤於俄頃。校殿最於錙銖。終不令囊獨勝而吾獨敗。近來體察物情。大氏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柄過重。利權過廣。遠者震驚。近者疑忌。接之消息。盈虛之常。卽合藏熱收聲。引嫌謝事。擬於近日毅然行之。未審遂如人願否。羣賊旣集江西。則兩湖閩粵。亦皆不得安枕。到江西後。未必歸併一路。廣東僅有凱章一軍。自難應敵。然賊未近而遽號召數萬。不特無將無餉。抑亦無此辦法。計惟先講省垣城守事宜。而令凱軍北防南韶一帶。粗爲

之備而已。李世忠事至今尙未了結。廣東官紳中。近羅得賢者幾人。寄帥兩案。已否完結。僧邱已由皖赴豫。義渠自此回籍矣。

覆郭筠仙中丞

金陵洪李諸酋。頑抗如故。舍弟焦憤異常。江西之賊。侍逆盤踞於宜崇南豐。康聽諸逆。蔓延於谿金東鄉一帶。厚菴率鮑軍入江。由瑞州臨江進兵。先保贛江以西。兼顧鄂之南境。湘之東境。以理卜之。江西當可速靖。然使堅踞數城。曠日不下。則雖精兵雲集。亦無如何。鮑部昔攻休甯青陽。蓋亦頓兵數月。雖能舉之。又難以臆計也。鄂賊徘徊於孝感黃麻。皖北空虛。處處可慮。幸僧邱將至三河尖。陳國瑞一軍。將至正陽關。均係老於勦擒之營。而髮逆四眼狗之黨。又紛紛相率投誠。或不至長驅東下。承示別紙所詢。此古今難判。昏曉之事。鄙人半生與世。斷斷所爭。大率在是。蓋大非易辨。似是之非。難辨。竊謂居高位者。以知人。曉事二者爲職。知人誠不易學。曉事則可以閱歷。勉得之。曉事則無論同己異己。均可徐徐開悟。以冀和衷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原固謬。狂狷亦謬。重以不知人。則終古相背。而馳決非和協之理。故恆

言。皆。以。分。別。君。子。小。人。爲。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爲。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卽。爲。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爲。君。子。卯。刻。偏。私。曖。曖。卽。爲。小。人。故。羣。譽。羣。毀。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閣。下。之。於。某。公。亦。不。隨。曹。好。爲。推。移。得。毋。有。類。於。此。乎。

覆馮魯川

承惠書。以鄙人與涪翁相提并論。此何敢當。宋代人文。如歐蘇曾黃諸公。皆以大儒之學術。兼名世之襟度。豈區區所能攀躋。若謂下走遭逢際會。得與平寇之役。則彼數君子者。特未遇其時。得一藉手耳。假令秉斧鉞之任。成李郭之勳。在數君子視之。固當如蚊虻鸛雀之過乎。前曾不置有無於胸中。弟無數君子之學識。而頗願師其襟懷。所憾久託兵間。終不得宴處靜觀。媚我幽獨。而昨者東來金陵。目覩萬室焚燒。白骨山積。益復慘不成歡。自五季以來。生靈塗炭。殆無逾於今日。國藩忝竊兵柄。又竊虛名。乃一簞之莫展。如何如何。梅言翁及各世家室。廬蕩然而貢院幸存。亦可異也。

金陵克復。曾寄兩緘。而來示均未之見。頗不可解。此間鄉試。初疑趕辦不及。後亦無他。闈墨聲光竝茂。不似喪亂後氣象。前奉派赴楚皖之旨。旋以湖北安徽。一律肅清。諭飭無庸西上。仍回本任。惟因僧邱在鄂挫敗。令劉連捷劉銘傳等赴豫。概歸邱帥節制調度。諸軍素以邱部左右氣。醜逼人。本有望而卻步之意。又因鄂將常星阿。姜玉順兩提督。上年在黃州。曾受邱帥鞭擊棍責之辱。彌覺凜凜難近。劉連捷病係內傷。勢難久履戎行。擬即裁遣該軍。劉銘傳等以淮勇勦捻。人地相宜。義無可辭。擬由淮潁多運糧仗。遣之赴豫。一淨捻氛。頃有復奏一疏。鈔呈尊覽。尊處意緒怫鬱。此間亦有所聞。凡名之成。毀。雖曰人事。亦有天機。湊泊其間。如近日移獎子弟一案。胡張查辦毛帥一案。皆係巧於湊泊。推波助瀾。增人懊惱。退之所謂變化。咀嚙。有鬼有神者也。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聞世事。然造端過大。本以不顧死生自命。寧當更問毀譽。以拙進而以巧退。以忠義勸人。而以苟且自全。卽魂魄猶有餘羞。是以戊午復出。誓不返顧。閣下之進退。視鄙人昔年。雖稍綽綽。然既蒙詬毀。則宜俛默。精勤以冀吾志之大白。不宜草草賦歸也。金陵儲蓄之奏。措辭誠多未善。然言之見信與。

否。皆在言外。奏豈足道哉。

覆陳舫仙 同治乙丑

京師物議與樞密消息隨時變遷。每有上下交推衆望所歸者。轉瞬爲人所唾棄。亦有羣疑衆謗。浮議沸騰者。轉瞬又風平浪靜。惟卓然自立之士。歷常變。紅黑而終不改其度。閣下此次進京。時日無幾。而天眷物論。似均優許。望閣下弗引之以自喜。將來設有訾議吹求。恩眷少替。望閣下弗因之以自沮。蚤夜孜孜。專求自立之道。私事則行己與讀書二者并進。公事則吏治與防務二者兼營。以勤爲本。而以誠字輔之。勤則雖柔必強。雖愚必明。誠則金石可穿。鬼神可格。鄙陋之譏。若傾黃河以滌凝汗。豈待辨哉。晉省情形。聞動用款項。雖數百千金。亦須具奏咨部。猶是承平時之軌轍。黃河自潼關以東。至垣曲。皆北岸晉而南岸豫。再東則南北兩岸皆屬豫境。造船防河。似須處處與河南商辦。不知果能聯絡一氣否。造船之木料。尙易購求否。墩位須斂處協解否。至爲系念。便中尙望詳示。

覆李眉生

接手書。承詢虛實譬喻異詁等門。囑以破格相告。若鄙人有所秘惜也者。僕雖無狀。亦何敢稍懷吝心。特以年近六十。學問之事。一無所成。未言而先自愧赧。昔在京師。讀王懷祖段茂堂諸書。亦嘗研究古文家用字之法。來函所詢三門虛實者。實字而虛用。虛字而實用也。何以謂之實字。虛用。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上風雨實字也。下風雨則當作養字解。是虛用矣。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上衣食實字也。下衣食則當作惠字解。是虛用矣。春朝朝日。秋夕夕月。上朝夕實字也。下朝夕則當作祭字解。是虛用矣。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閨無人閨焉者。上門閨實字也。下門閨則當作守字解。是虛用矣。後人或。以實者作本音讀。虛者破作他音讀。若風讀如諷。雨讀如籟。衣讀如裔。食讀如嗣。之類。古人曾無是也。何以謂之虛字。實用。如步行也。虛字也。然管子之六尺爲步。韓文之步有新船。輿地之瓜步邀笛步。詩經之國步天步。則實用矣。薄迫也。虛字也。然因其叢密。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簾曰帷薄。以及爾雅之屋上薄。莊子之高門懸薄。則實用矣。覆敗也。虛字也。然左傳說伏以敗人之兵。其伏兵即名曰覆。如鄭突爲三覆以待之。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是虛字而實用矣。從順也。虛字也。然左傳於位次有定者。其次序

即名曰從。如荀伯不復從。豎牛亂大從。是虛字而實用矣。然此猶就虛字之本義而引伸之也。亦有與本義全不相涉而借此字以名彼物者。如收斂也。虛字也。而車之輪名曰收。賢長也。虛字也。而車轂之大穿名曰賢。畏懼也。虛字也。而弓之淵名曰畏。峻高也。虛字也。而弓之拄弦處名曰峻。此又器物命名。虛字實用之別。爲一類也。至用字有譬喻之法。後世須數句而喻意。始明。古人祇一字而喻意。已明。如駿良馬也。因其良而美之。故爾雅駿訓爲大。馬行必疾。故駿又訓爲速。商頌之下國駿厯。周頌之駿發爾私。是取大之義爲喻也。武成之侯衛駿奔。管子之弟子駿作。是取速之義爲喻也。牝牛百葉也。或作牝。或作毗。音義並同。牛百葉重疊而體厚。故爾雅毛傳皆訓爲厚。節南山之天子是毗。采芣之福祿臝之。是取厚之義爲喻也。宿夜止也。止則有留義。又有久義。子路之無宿諾。孟子之不宿怨。是取留之義爲喻也。史記之宿將宿儒。是取久之義爲喻也。渴欲飲也。欲之則有切望之義。又有急就之義。鄭箋雲漢詩曰渴雨之甚。石苞檄吳書曰渴賞之士。是取切望之義爲喻也。公羊傳曰渴葬。是取急就之義爲喻也。至於異詁。云者則無論何書處處有之。大抵人所共知。則爲常語。人所罕聞。則爲異詁。昔郭景純

註爾雅。近世王伯申箸經傳釋詞。於衆所易曉者。皆喜爲常語。而不甚置論。惟難曉者。則深究而詳辨之。如淫訓爲淫亂。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如詩之既有淫威。則淫訓爲大。左傳之淫刑以逞。則淫訓爲濫。書之淫舍楛牛馬。左之淫芻蕘者。則淫當訓爲縱。莊子之淫文章。淫於性。則淫字又當訓爲贅。皆異詁也。黨訓鄉黨。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說文云黨不鮮也。黨字從黑則色不鮮。乃是本義。方言又云黨智也。郭注以爲解寤之貌。鄉射禮侯黨。鄭注以爲黨旁也。左傳何黨之乎。杜注以爲黨所也。皆異詁也。展訓爲舒展。此常語也。即說文訓展爲轉。爾雅訓展爲誠。亦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儀禮有司展羣幣。則展訓爲陳。周禮展其功緒。則展訓爲錄。旅獒時庸展親。則展當訓爲存省。周禮之展犧牲。展鍾展樂器。則展又當訓爲察驗。皆異詁也。此國藩講求故訓。分立三門之微意也。古人用字。不主故常。初無定例。要之各有精意。運乎其間。且如高平曰阜。大道曰路。土之高者曰豕曰墳。皆實字也。然以其有高廣之意。故爾雅毛傳於此四字均訓爲大。四牡孔阜。爾雅既阜。火烈具阜。阜成兆民。其用阜字。俱有盛大之意。王者之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馬曰路馬。其用路字。俱有正大之意。長子曰冢子。長婦曰冢

婦。天官曰冢宰。友邦曰冢君。其用冢字。俱有重大之意。小雅之辟羊墳首。司烜之共墳。燭。其用墳字。俱有肥大之意。至三墳五典則高大矣。凡此等類。謂之實字。虛用也。可謂之譬喻也。可卽謂之異詁也。亦可閣下現讀通鑑。司馬公本精於小學。胡身之亦博極羣書。卽就通鑑異詁之字。偶一鈔記。或他人視爲常語而已。心以爲異。則且鈔之。或明日視爲常語。而今日以爲異。亦姑鈔之。久之多識雅訓。不特譬喻虛實二門可通。卽其他各門。亦可觸類而貫澈矣。聊述鄙見。以答盛意。

與李眉生

申夫新刻之聰訓齋語。與吳漕帥所刻之庭訓格言。不特可以進德。可以居業。亦并可以惜福。可以養身。卻病。閣下重聽之恙已全愈否。如尙未愈。除酌服補劑外。似宜常常看此二書。以資靜攝。昔年曾與閣下道及逆億命數。是一薄德。大約讀書人犯此弊者。最多。聰明而運蹇者。厥弊尤深。富貴得志之人。亦未嘗不擾擾焉。沈溺於逆命億數之中。惟熟讀聰齋語。可祛此弊。凡病在根本者。貴於內外交養。養內之道。第一將此心放在太平地方。久久自有功效。近將張公書告舍沅弟及兒姪輩。茲並以奉勗。

與朱仲我

來函具悉。所論轉注。謂戴氏專以訓詁解轉注。義有未盡。誠爲確論。至謂會意之老。形聲之考。焯然已知。而疑許氏合此二字爲轉注者爲失之贅。則竊以爲不可。許君固非絕無可議者。惟指考老爲轉注。則在不可議之列。尊意履本訓踐。其所爲踐之具者爲轉注。是以虛用者爲本訓。實用者爲轉注。凡古今文字。何字不有虛實兩用。如屨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羽獵賦之屨般首則虛用矣。鳥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魯頌之松栢有鳥則虛用矣。推之衣巾冠帶皆實字也。而孟子之衣褐。周禮之巾車。史記之冠玉。月令之帶弓。則虛用矣。宮室門戶皆實字也。而爾雅之大山宮小山。左傳之復室其子。公羊之無人門焉者。漢書之王嘉戶殿門。則虛用矣。將循履字之例。概以虛者爲本。義實者爲轉注乎。抑有時以虛者命爲轉注乎。曩嘗譏戴段二家以一部爾雅全目爲轉注。以五百四十部首全目爲轉注。以爲何必六書祇此一書足矣。今來函所述庭訓其病殆亦近之。不佞竊不自揆。謬立一說。篤守許氏考老之指。以謂老者會意字也。考者轉注字也。部首之可指數者。如聲部彙部畫部眉部膏部筋部稽部橐部屨部重部老部。

履部飲部鹽部弦部西部皆轉注之部也。凡形聲之字。大抵以左體爲母。以右體之得聲者爲子。而母子從無省畫者。凡轉注之字。大抵以會意之字爲母。亦以得聲者爲子。而母子從無不省畫者。省畫則母子之形不全。何以知子之所自來。惟好學深思精心研究。則形雖不全而意可相受。如老字雖省去匕字。而可知考耄等字之意。從老而來。履字雖省去舟文。而可知屨屐等字之意。從履而來。橐字雖省去豕字。而可知囊橐等字之意。從橐而來。膠字雖省去夢字。而可知寤寐等字之意。從膠而來。推之聲變畫眉等部。莫不皆然。其曰建類一首者。母字之形模尙具也。其曰同意相受者。母字之畫省而意存也。抑又有進者。轉注之字。其部首固多會意者矣。亦有不盡然者。如鹽從鹵監聲。形聲字也。而所屬鹽鹵等字。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飲從欠會聲。形聲字也。而所屬之獸。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至於酉者象形字也。本不得目爲轉注之部。特以西字之牙。不足以統所屬之字。似應別立酒部。而於醞釀醕醋醇醑等字。增曰從酒省盃聲。從酒省囊聲。從酒省壽聲。昔聲享聲。商聲云云。乃與全書義例相合。蓋此等字。本不僅胚胎於酉字。實由酒字貫注而來。斯又許君所未指爲轉注而不害其爲轉注者也。此說

著諸鄙心。歷有歲年。閒語朋輩。疑信參半。以生平於小學致力甚淺。不敢有所造述。因來函陳義頗堅。輒復貢其庸末。以相質證。惟希雅鑒。

與李幼泉 同治丙寅

僕本力誠閣下不可分兵分將。貴軍現作守局。卽稍分亦尙無妨。師行所至之處。總須多問多思。思之於己。問之於人。皆好謀之實迹也。昔王璞山帶兵有名。將風每與賊遇。將接仗之前。一夕傳各營官齊集。與之暢論賊情地勢。袖中出地圖十餘張。每人分給一張。令諸將各抒所見。如何進兵。如何分支。某營埋伏。某營並不接仗。待事畢後。專派追勦諸將。一一說畢。璞山乃將自己主意說出。每人發一傳單。卽議定之主意也。次日戰罷。有與初議不符者。雖有功。亦必加罰。其平居無事。每三日必傳各營官熟論戰守之法。張凱章是王之幫辦。劉壽卿是王之部將。故二人守王之章程。將戰之先。夕必傳來營官會議。至今不改。閣下於軍事閱歷尙淺。如鮑之兩層大一字陣。打進步連環。李之不肯輕進。待賊先撲。王之將戰會諸將各獻計謀。皆宜深思而善學之。令兄與程學啓等。必有獨得之秘。不可及之處。亦宜博訪而師法之。堅其志。苦其心。勤其力。事無大。

小。必。有。所。成。也。

覆李眉生

軍事不厭辨說。既不能臨陣閱歷。又不於平日討論。則更無明了之時。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談兵者。鄙人不樂與之盡言。遇有考究實事。多思多算者。未嘗不好與講明也。國藩所知者。軍中須得好統領營官。統領營官須得好真心實腸。是第一義。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闕。乏。算彼己之強弱。是第二義。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雖多。調度雖善。有效。有。不。效。盡。人。事。以。聽。天。而。已。河。南。久。望。鄙。人。前。往。今。既。不。能。赴。豫。未。便。更。回。徐。州。只。得。且。住。濟。甯。度。夏。過。徐。各。軍。紀。律。何。如。望。一。一。詳。示。

覆陳松生

慕徐子晉同居。互相切磋。甚好。爾二人均係忠良之後。父爲賢哲。而不獲爲善之報。天理當不如是。若能發憤立品立學。當不至於終窮。三人身體俱弱。尤須好爲調養。紀澤身體亦弱。吾教以專從眠食二字上用功。眠所以養陰也。食所以養陽也。養眠貴有一。定。時。刻。而。戒。其。多。思。養。食。亦。貴。有。一。定。時。刻。而。戒。其。過。飽。爾。現。將。功。課。登。諸。日。記。尤。以。

起居有恒爲主。養生與力學皆從。有恆做出。故古人以有恆爲作聖之基。余近十年來亦力守一恆字。明年正科。爾三人皆須下場。墨卷非揣摩不能熟。請師選名墨中之氣盛詞圓者。手鈔口誦。試帖經文亦須常作。免致場屋因此二者而有礙於中式。三十以前不宜仕宦。專講舉業可也。尊公遺事自戊戌以至乙巳。余知之頗悉。多係瑣事。難於載記。待甥侍側時。從容語及。甥自謹記可也。

覆郭筠仙中丞

前得惠書。猥以老年抱孫見賀。稍稽裁復。頃舍沅弟鈔寄尊函。痛陳自宋以來言路之蔽。讀之乃正搔着癢處。船山先生宋論如宰執條列。時政臺諫論宰相過失。及元祐諸君子等篇。譏之特甚。咎之特深。實多見道之言。尊論自宋以來多以言亂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短長。乃較之王氏之說尤爲深美。僕更參一解。云性理之說愈推愈密。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如虎飛而鯨漏。談性理者熟視而莫敢誰何。獨於一二樸訥之君子攻擊慘毒而已。國藩自臨淮遭風後。抱病月餘。請假兩次。十月具疏請開各缺。蒙恩准釋兵符。交少泉接辦。而令鄙人仍回兩江本任。賤

惡標症雖除。本原已虧。說話稍多。舌端蹇澀。不能多見賓客。多閱文牘。斷難勝兩江雜之任。頃已兩次疏辭。如不獲命。仍當再四瀆陳。得請而後已。受恩深重。義難以置身事外。祇可留營調養。去歲所示北陌東阡。扶杖觀稼。勢誠有所不能。又聞吾鄉俗日奢靡。百物昂貴。保至提鎮副參者。不甘家食。躍然有鷹隼思秋之意。而哥老會人數太多。隱患方深。閣下細察物理。桑梓不至別罹惡劫否。後進中有好學篤志之士否。尊昆仲果足自給。不須別圖生計否。便中示及一二。

致李宮保

捻竄運東。大局日壞。恐言路不僅糾彈丁公。亦或波及閣下。尙望忍辱負重。徐徐圖之。僕前歲受任未滿三月。廷旨有因循疲玩之責。亦由言路而發。彼時頗懷鬱鬱。只此不耐煩之一念。遂至久無成效。至今歉然。閣下若遇棘手之際。請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鑒僕之失。或可了僕所不能了也。省三有過人之聰明。所慮者亦恐其棘手之際。或不耐煩。望公常以此二字勗之。講求紀律。禁止騷擾。卽耐煩中之第一義。亦准湘二軍之令望也。

致李宮保 同治丁卯

用兵之道。最忌勢窮力竭四字。力則指將士之精力。言之。勢則指大局及糧餉之接續。人才之可繼。言之。目前可恃者。自以銘鼎兩軍爲最。然兩軍馳驅太久。又屢次修牆挖濠。皆認地段之最難者。士卒之精力。蓋將竭矣。若再以該兩軍倒守運河。必又認地段之長者難者。軍士之力太竭。恐以勁旅而變爲羸卒。若銘鼎兩軍不認防運之責。它軍尤無可恃。爲淮軍略留有餘不盡之力。必須決計罷防運之議。永不築牆修濠。除追勦之外。或有休息之日。縱不能爲淮軍保常新之氣。亦不至疲瘡而不可振。願與閣下反覆圖之。至後路糧餉。僕與作梅籌畫。今年尙可支持。明年斷難接續。須裁減步隊萬數千人。方可爲繼。而勢不終窮。請閣下默爲預籌。至以爲禱。

致王叶亭

賀勝臣回。接到覆書。近想三場完畢。諸事愜意爲慰。捻匪自膠萊河竄出以後。蹂躪淮海一帶。衆意不欲倒守運河。李少帥採省三之說。堅欲防運而殲之。於東路。蓋放之。運河之西。亦茫無把握。承寄送葎枝。服之甚好。百換八十換者。余意不欲多購。嘗謂督撫。

等貴人無不好服葭茸珍奇之藥而卻病長年者殊不多見無不好收蘇黃趙董之書米倪唐仇之畫而眞賞實蹟者殊不多見故余於此二事不甚篤好不欲假充內行亦稍變富貴人之積習耳

與李眉生

申夫在鄂屬吏樂其擺脫官場習氣同僚亦敬其清操到湘後譽望更勝於鄂固早知其必能如此但不知果能勤理公牘絲絲入扣否東捻之平省三實著奇功而賞未愜意李帥或不能無介介乃頃接渠書夷然不以置懷胸次廣博亦近日之進境也尊病雖深斷非竟不能痊者治之不可服藥過多靜坐調息所謂內功外功者試行一二徐當有效閣下向好爲詩詩中有一種閒適之境專從胸襟著工夫讀之但覺天機與百物相弄相玩天宇奇寬日月奇閑如陶淵明之五古杜工部之五律陸放翁之七絕往往得閒中之眞樂白香山之閒適古調東坡過嶺後之五古亦能將胸中坦蕩之懷曲曲寫出僕自問胸次洗滌不甚後於古人而束縛塵埃曾不得宴處觀物作爲詩章一寫吾心之所謂浩然者私居深念常用不怡閣下襟度豁朗度越流輩及此謝病閉關

之時。正好。習靜。尋樂。以爲進德之方。即是長生之訣。異日。或仕。或否。皆將受用。無窮。若偶作詩篇。抒寫胸臆。則更補鄙人之闕憾矣。

致陳舫仙

同治戊辰

閣下此時所處。極人世艱苦之境。然古人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亦君子居易中之一端。易需。二爻。處險之道。曰。衍。晉。二爻。處險之道。曰。裕。衍與裕。皆訓寬也。閣下宜以寬字自養。能勉。宅其心於寬泰之域。俾身體不。就孱弱。志氣不至。摧頽。而後從容。以求出險之方。近來成新疆者。大約皆在甘肅。不知甘省停留尙有幾員。部中催令出關者。不知各案寬嚴何如。令弟續查之件。不至獲戾否。系念殊深。便中示及。

覆郭筠仙中丞

張捻盤旋直境。官軍圍之於黃河西北。運河東南。運河自張秋以達天津。正值夏伏盛漲。斷難飛渡。該逆拘窘十縣境內。勁騎不能馳騁。舞袖不能迴旋。殲滅之期。計當不遠。各國換約。尙無頭緒。孫道士達之赴京華。因總署咨請派員。敝處札飭丁方伯應道二君會保。二君之保孫竹堂及孫教諭文川。本非愜意之作。鄙人接晤一二次。亦不深許。

倉卒無可使者。遂以中朝應之。聞其在京所陳說。都不當於事理。預籌換約各疏。軍機中有與敝處書者。頗言閩中沈公欲以翰林從總理衙門學習洋務。做學習河工之例。譏其大駭聽聞。可見章京之內亦自是非雜出。言人人殊。弛三成洋稅之說。此間無道及者。國藩昨在滬上。曾一過洋涇濱領事處。觀其迎候禮節。初無惡意。今年換約。當不至更稱干戈。來示謂拙疏不應襲億萬小民與彼爲仇之俗說。誠爲卓識。鄙人嘗論與洋人交際。首先貴一信字。信者不僞。不誇之謂也。明知小民隨勢利爲轉移。不足恃而猶藉之以仇強敵。是已自涉於誇僞。適爲彼所笑耳。時名之不足好。公論之不足憑。來示反覆闡發。深切著明。鄙人亦頗究悉。此指而又因王介甫之閱深精確。卒以持之太堅。詒譏百世。用是徘徊其間。僅默默以自葆。願與閣下一證此義。

覆劉霞仙中丞 同治庚午

十二月初接八月二十六日惠書。及繹禮堂記。敬悉興居康勝。勤學不倦。所居疑在蓬島之間。置身若在周秦以前。非泊然寡營。觀物深窈。翫希聲而友前哲。殆未足語於此。研究三禮。洞澈先王經世宰物之本。達於義理之原。遂欲有所撰述。以覺後世之昏昏。

甚盛甚盛。欽金何窮。國藩於禮經。亦嘗粗涉其藩。官事繁冗。莫竟其業。所以沮滯而不達者。約有數端。蓋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廟。而郊祀裸獻之節。宗廟時享之儀。久失其傳。雖經後儒殷勤修補。而疏漏不完。較之特性少牢饋食兩篇。詳略迥殊。無由窺見天子諸侯大祭致嚴之典。軍禮既居五禮之一。吾意必有專篇細目。如臧元敬氏所紀各號令者。使伍兩卒旅有等。而不干坐作進退率循而不越。今十七篇獨無軍禮。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輯。乃僅以兵制田獵車戰舟師馬政等類當之。使先王行軍之禮。無緒可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古禮殘闕若此。則其他雖可詳考。又奚足以經綸萬物。前哲化民成俗之道。禮樂並重。而國子之教。樂乃專精。樂之至者。能使鳳儀獸舞。後聖千載聞之。忘味欲窺聖神制作。豈能置聲樂於不講。國藩於律呂樂舞。茫無所解。而歷算之學。有關於製器審音者。亦終身不及問津。老鈍無聞。用爲深恥。夫不明古樂。終不能研究古禮。國藩之私憾也。郊廟祭儀及軍禮等殘闕無徵。千古之公憾也。是皆用以自沮而不達者也。所貴乎賢豪者。非直博稽成憲而已。亦將因其所值之時所居之俗。而創立規制化裁。迥變使不失乎三代制禮之意。來書所謂苟協於中何必古人是也。

然時俗亦有未易變者。古者祭祀必有主婦。聘饗亦及夫人。誠以在宮雍雍。斯在廟肅肅。妃匹有篤恭之德。乃足以奉神靈而理萬化。所謂有關雝麟趾之精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也。自陽侯殺繆侯。而大饗廢。夫人之禮。後世若以主婦承祭。則驚世駭俗。譏爲異域。然全行變革。則又與采蘋采蘋。諸詩之精義相悖。古之宮室。與後世異。議禮之家。必欲強後代之儀節。就古人之室制。如明史載品官冠禮。幾與儀禮悉合。不知東房西牖。曰房內戶東。曰坳。明世已無此宮室也。然稍師儀禮之法。則室庭淺陋。必有齟齬而難行者。誠得好學深思之士。不泥古制。亦不輕徇俗好。索之幽深。而成之易簡。將必掣然。有當於人心。國藩於昏喪祭三禮。亦頗思損益。涑水書儀。紫陽家禮。纂訂一編。以爲宗族鄉黨行習之本。守官少暇。不克斟酌禮俗之中。卒未能從容爲之。斯亦自沮而不達之一端也。閣下山居靜篤。將爲禮經發微。及或問等書。何不先取此三禮。撰箸鴻篇。使品官士庶。可以通行。用今日冠服拜跪之常。而悉符古昔仁義等殺之精。倘亦淑世者所有事乎。來書又以文章欲追歐陽公輩而與之並。而志願有大於此者。將決然而棄去。抑兩利而俱存。就鄙人而卜取舍。國藩竊維道與文之輕重。紛紜無有定說。

久矣。朱子讀唐志。謂歐陽公但知政事與禮樂不可不合而爲一。而不知道德與文章。尤不可分而爲二。其譏韓歐裂道與文以爲兩物。措辭甚峻。而歐陽公送徐無黨序。亦以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分爲三途。夫其云修之身者。卽叔孫豹所謂立德也。施之事。見之言者。卽豹所謂立功立言也。歐公之意。蓋深慕立德之徒。而鄙功與言爲不足貴。且謂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皆爲可悲。與朱子譏韓公先文後道。譏永嘉之學偏重事功。蓋未嘗不先後相符。朱子作讀唐志時。豈忘歐公送徐無黨之說。奚病之若是哉。國藩之愚。以爲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苟爲無命。雖大聖畢生。皇皇而無濟於世。文章之成否。學問居其三。天質居其七。槩質之清濁厚薄。亦命也。前世好文之士。不可億計。成者百一。傳者千一。彼各有命焉。孔子以斯文之將喪。未喪。歸之天命。又因公伯寮而謂道之行廢由命。孟子亦以聖人之於天道。歸之於命。然則文之興衰。道之能行能明。皆有命焉。存乎其間。命也者。彼蒼尸之吾之。所無如何者也。學也者。人心主之。吾之所能自勉者也。自周公以下。惟孔孟道與文俱至。吾輩欲法孔孟。固將取其道與文而并學之。其或體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則各視乎性之所。

近。苟秉質誠不足。與言文則已。閣下既自度可躋古人。又何爲舍此而他求哉。若謂專務道德。文將不期而自工。斯或上哲有然。恐亦未必。果爲篤論也。僕昔亦有意於作者之林。悠悠歲月。從不操筆爲文。去年偶作羅忠節李忠武兄弟諸碑。則心如廢井。兀莫無似。乃知暮年衰退。才益不足。副其所見矣。少壯眞當努力。光陰邁往。悔其可追。姻丈於上年六月改葬。行述未蒙寄到。若果爲銘章。必不足稱盛意。南屏亦已衰頽。共游衡嶷之說。果踐約否。筠仙修通志之議。事甚浩博。未易卒業。近又喪其愛子。憂懷何以自遣。寒門已嫁四女。三家未得生子。郭氏女生子而早寡。感愴無涯。內人失明之後。諸病叢集。醫藥相尋。冢婦亦多病。次兒於元日得舉一子。差爲忻慰。賤軀倘遣。惟目光日蒙於花鏡之上。又加一花。看字尙如隔煙霧。直隸終年亢旱。去秋未種宿麥。今歲夏收失望。疆吏對此。如坐鍼氈。公私子子。都無好懷。南望故鄉。恨不得屏棄百事。從閣下一豁襟抱也。

覆吳南屏 同治辛未

三月初旬奉復一函。想已達覽。旋接上年臘月惠書。并大簪詩文全集各五十部。就審

履祺康勝。無任企仰。大集古文。敬讀一過。視昔年僅見零篇斷幅者。尤爲卓絕。大抵節節頓挫。不矜奇辭。奧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紙乃遲重絕倫。其中間適之文。清曠自怡。蕭然物外。如說釣雜說程日新傳屠禹句序之類。若翱翔於雲表。俯視而有至樂。國藩嘗好讀陶公及章白蘇陸閒適之詩。觀其博攬物態。逸趣橫生。栩栩焉神愉而體輕。令人欲棄百事而從之。遊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適之一種。獨柳子厚山水記破空而遊。并物我而納。諸大適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於尊集數數遺之。故編中雖兼衆長而僕視此等尤高也。與歐陽彼岑書中論及桐城文派。不右劉姚。至比姚氏於呂居仁。譏評得無少過。劉氏誠非有過絕。輩流之詣。姚氏則深造自得。詞旨淵雅。其文爲世所稱誦者。如莊子章義序禮箋序復張君書復蔣松如書與孔摛約論禘祭書贈摛約假歸序贈錢獻之序朱竹君傳儀鄭堂記南園詩存序綿莊文集序等篇。皆義精而詞俊。夔絕塵表。其不厭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姚氏固有偏於陰柔之說。又嘗自謝爲才弱矣。其論文亦多詣極之語。國史稱其有古人所未嘗言。蕭獨抉其微而發其蘊。惟亟稱海峯不免阿於私好。要之方氏以後。惜抱固當爲百年正宗。未可與海峯同。

類而并薄之也。淺謬之見。惟希裁正。國藩回任江表。瞬逾半年。轄境救平。雨澤霑足。歲時可望豐稔。惟是精力日衰。前發疝氣。雖已痊愈。目光蒙霧。無術挽回。吏治兵事。均未悉心料理。深爲愧悚。吾鄉會匪竊發。益陽龍陽等城。屢繼被擾。此輩游蕩無業。常思逐風塵而得逞。湘省年年發難。勤之而不畏。撫之而無術。縱使十次速滅。而設有一次遷延。則桑梓之患。不堪設想。殊以爲慮。

致陳碧嵐

伏奉手書。益增思想。闊離以來。時從令兄處。一問消息。尊恙較在京時。云已大愈。嫂夫人乃復不適。匪惟令兄懸念。弟亦惓惓斯行也。外境之迕。未可滯慮。置而遣之。終履夷塗。弟去秋遭疾。幾不自勝。既就痊愈。仍此頑健。以我之歷。卜君之吉。兼以祝尊嫂之祺。必符必符。善禱善禱。弟供職惟常。亦鮮佳趣。時頗涉覽史編。間有述造不恆。其德無如我。何來示甚。以拋棄詩書爲慮。殊非所宜。將藉此以博取青紫。則未得之時。仰若神仙。既得之後。睨如敗履。身外浮名。何足加損。若謂積軸在胸。烈券在後。則傳人之目。談何容易。見石握槩。懷鉛窮老。盡氣當時。自誇沒亦汶汶。凡若此者。不勝數也。家居之樂。味

之無盡。足下遠客乍歸。別有氣象。令妻壽母。伯壻仲篋。樂可言乎。惟冀深耽此娛。盡遣他慮。厚自調攝。幸甚幸甚。

致王少鶴

頃奉讓書。辭甚勁拔。稱物細而取類大。世有凡鄙之事。無謂之節。文自王公大人。以至庸夫僕豎。皆謂無足措意。而有道君子。乃不得不動色相爭者。此類是也。蓋君子之自處。常嚴重而不可干。其待人也。以敬其身者敬之。道勝已者。抑志事之。僕雖蠢頑。亦頗識輕重之分。問者陳君之妻之喪。而僕浼足下爲之市棺。此何等事。豈惟不足以辱賢者。卽僕不肖。豈以此市德也。特以死喪之故。將不擇人而求之。適會其時。有以足下爲張某營後事告者。又有稱其助呂某之父喪者。而僕於足下。又辱有杯酒眇眛之歡。乃遂倉黃造請。惟足下亦以爲不擇人而拯之。而諾之。而旣之。當是時。足下不過履匍匐救之之義。而謝不謝。固不論也。及其往弔之日。亦不過率世俗酬酢之恆。非必因售德而往也。而事有適乖者。門者旣不以刺通。陳君又夙未識面。僕又未及上其手而指示之。遂無片語致謝。僕失之疏。陳君坐不知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陳君方爲僕言。王某

今世所謂讀書行古義者也。以我故而躬賤役。吾其安焉。出喪後當敬關三拜。虛文不足稱謝。惟感激永永。祝其壽考而已。而足下遽責其慢人。非狂易喪心。則孰敢慢德。我者乎。詩曰。既其女遷。夫使陳君而敢於慢。足下則既亦將及僕矣。僕何所利而阿之耶。且緩急之求。無貴賤賢否。皆有之者也。求人而甘言謝之。夫人而能也。德於人而責報。亦夫人而能也。至知道者有進焉。其受人。賜中心藏之。不以口舌云報也。其忠於謀人。過輒忘之。彼德我。吾安焉。彼不德我。吾安焉。徐以觀其他。他行合義。友之。如故。他行不義。而後絕之。終不相督責也。所謂道濟萬物。而不自居。施及後世。而不伐。皆自於此。竊見足下抗志獨往。蹈道無窮。遂敢以淺見相質證。非敢反唇相稽。自囿於衆人。而以深文難賢豪之士也。抑又聞君子有高世獨立之志。而不予人以易。闕有藐萬乘。卻三軍之氣。而未嘗輕於一發。僕觀足下亦庶幾者。而今日乃一發之。而茲事者。似不足以撼足下之氣。而動之。則意其別有所因也。市有虎。曾參殺人。迫之信也。吾烏知足下不有迫之信者。而假此而一發之也。道之未光。忠信之未孚。而欲人之坦坦以相諒。蓋其難矣。雖然。來日正長。相知方始。將有不辨而大白者。吾何必戚戚乎。至於陳君之感慕。彼

相見自能陳之。更不足論。惟足下益自重。充類以爲萬夫之望。而僕亦且思所以見絕於有道。必有在茲事之外者。省之勉之。冀不終棄而已。

致李石梧中丞

吾鄉名臣。遭遇之隆。勳伐之懋。自湘潭陳公安化陶公外。蓋不多覩。老前輩閱達精能。今之所希。旣已與二公鼎焉并峙。由是而壹志上臻。范韓之業。豈異人任。鄙人碌碌。足以仰流觀化而已。而愛慕之誠。乃不覺宣之乎言詞也。侍今歲以來。彌嗟荒落。酬酢之瑣。逐日以加。飽食安居。守官茲忝。梅生來京。舉國目爲祥麟威鳳。因場前有事修息。亦未敢數數詣談。闕中之文。今尙未見。然領底摘髭。固無煩於再舉也。湯杜之難。今尙如故。侍與海翁之隙。非因解紛而起。別有鄙細。不足瀆聽。啞然一笑而已。有羅載慶者。敝同年倉君景恬之姊壻。於侍有一日之雅。備員麾下。尙懇賜之鈞陶。加以策遣。幸甚幸甚。

答高生

高生足下。省君書辭。岸然有以自立。頽波浩浩。而金石不流。氣節之不振久矣。得此於

朋。知。可。謂。登。然。者。也。若。所。以。測。僕。則。或。有。未。盡。者。僕。雖。淺。鄙。亦。嘗。私。聆。君。子。之。風。以。爲。國。家。政。體。當。持。其。大。端。不。宜。區。區。頻。施。周。罔。遮。人。於。過。卽。清。釐。籍。貫。一。事。亦。謂。宜。崇。寬。大。未。可。操。之。壹。切。使。人。欲。歸。不。得。欲。留。不。許。進。退。獲。尤。非。盛。朝。宏。采。庶。士。之。誼。僕。持。此。議。蓋。非。一。日。適。會。朱。君。出。僕。門。下。外。人。見。僕。持。之。頗。堅。以。爲。是。固。私。有。所。徇。非。天。下。之。公。義。也。僕。懷。不。能。白。因。足。下。之。及。此。遂。盡。與。披。傾。以。爲。僕。不。欲。操。之。壹。切。乃。大。體。宜。爾。非。護。門。生。而。勤。私。屬。也。中。有。所。激。則。詞。色。稍。厲。而。足。下。乃。遂。謂。語。意。見。侵。無。乃。以。凡。近。之。言。相。律。而。不。深。察。所。以。立。言。之。意。乎。若。謂。曹。司。主。議。堂。上。嘯。諾。則。今。日。風。氣。滔滔。已。久。僕。之。不。能。障。而。挽。之。蓋。亦。慨。然。內。傷。足。下。幸。未。置。身。其。中。天。下。事。履。之。而。後。艱。耳。書。不。能。一。二。它。日。相。見。當。盛。加。賓。敬。以。崇。節。概。且。敦。雅。故。

覆楊芋菴

此。臧。出。於。至。誠。當。不。復。相。強。以。遂。其。志。凡。道。理。不。可。說。得。太。高。太。高。則。近。於。矯。近。於。僞。吾。與。僚。友。相。勉。但。求。其。不。晏。起。不。撒。謊。二。事。雖。最。淺。近。而。已。大。有。益。於。身。心。矣。

與徐石泉

奉讀手示。仰見扶樹風規。力挽頽俗。桑梓干戈之後。自摺紳先。生下逮厮役。走卒皆宜。有怵惕創痛之意。以懲前而毖後。若仍酣歌恆舞。事過忘憂。漫無悔禍之意。而各逞亡等之欲。則此間之亂萌。尙恐未能遽息。弟當如命爲示諭一紙。若省垣並無舉行之意。則不必出示。苟有利於毫末。則毀譽訛言。蓋有不能盡卹者。

與張緘瓶

在京同署數月。而相知未深。雖國藩之疏。不克畱心時髦。而閣下之品誼。亦卽此可想。其大凡矣。嘗謂君子欲有所樹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平昔每以此測量士友。又於左右。幸一遣之。

與夏憩亭

石卿制軍。岷樵中丞。誠爲當今人傑。囑弟與駱張陳諸公會銜入告。請以兵柄歸之。張江兩君。似亦無難仰邀俞允。惟弟竊有慮者。向琦在南。訥恩在北。慧雷勝托之。儔聯。四布。張江再出。亦不過於十數人外。添此二座。若別白而定一尊。抑此諸將。獨以張帥經畧南服。則朝廷大權。非臣下所得專請。且目前事理。不在大權之。不屬而在兵勇之。

習氣太壞。以石翁之布置而不能保田鎮之破。以岷樵之勳名而不能禁楚勇之潰。蓋習氣太壞。染之已深。無可用之兵勇。故也。兵勇既無。一隊可用而又無舟師。以決水戰。無餉項以練新卒。雖張帥爲之。弟亦不敢必其有濟。中夜以思。徒用浩歎。閣下不欲赴鄂。亦因事無把握。未肯輕出。鄙意此時急務。總宜先籌水師。自六月以來。五省皆議此事。屢奉寄諭。亦以爲最切之圖。而至今未有所成。弟欲於此稍盡寸心。乃興辦木牌。則苦雨半月。無從下手。改造民船。則經費支絀。買船無資。兀坐氣短。閣下將何以教我。也。
與李次青

此次平江勇東渡。僕極不放心。蓋以未經戰陣之卒。當狡悍百戰之賊。固爲主持者之不慎矣。而玉川之勇。漫無紀律。若此。又實出我意料之外。是以愈想而愈生危慮。茲特有數事諄囑。千萬牢記。一曰紮營宜深溝高壘。雖僅一宿。亦須爲堅。不可拔之計。但使能守我營壘。安如泰山。縱不能進攻。亦無損於大局。一曰哨探嚴明。離賊既近。時時作敵來撲營之想。敵來之路。應敵之路。埋伏之路。勝仗追賊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一曰稟報詳實。足下專好說吉祥話。遇有小事。不如意。輒諱言之。如蔣營之事。至

今決裂不可收拾。而後聲言固已晚矣。以後稟報軍情。務須至實至詳。一日痛除客氣。未經戰陣之勇。每好言戰。帶兵者亦然。若稍有閱歷。但覺我軍處處瑕隙。無一可恃。不輕言戰矣。足下在軍年餘。毫不諳練。寶秋兄亦頗有輕敵之心。各哨官哨長。一味客氣用事。余所深慮。尤在於此。切宜痛戒。以上四條。切望細心體察。勿涉大意。

與李次青

各勇進銳退速之弊。羅山西去時曾屬及之。全賴營官哨官得力。故幸免於疎失。大抵他處兵勇情形。亦畧相同。進則爭前。退則散亂。得三五人保住陣脚。即是勁旅。無此三五人者。則其初每成先勝。後敗之局。其後遂爲屢北不振之師。此蓋軍旅強弱之恆態。而麾下平江勇與恆態微有不同者。他處營官哨官各有賞罰生殺之權。其所部士卒當危險之際。有愛而從之。有畏而從之。尊處大權。不在哨官。不在營官。而獨在足下一人。哨官欲責一勇。則恐不當尊意。而不敢責。欲革一勇。則恐不當尊意。而不敢革。營官欲去一哨。既有所憚。欲罰一哨。又有所忌。各勇心目之中。但知有足下。而不復知有營官。哨官甄錄之時。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營哨之權。過輕。

不得各行其志。危險之際。愛而從之者。或有一二。畏而從之。則無其事也。此中之消息。望足下默察之。而默挽之。賞罰之權。不妨專屬哨官。收錄之時。不妨兼用他籍。哨官得人。此軍決可練成勁旅。但總攬則不無偏蔽。分寄則多所維繫。幸垂意焉。胡應元果能戰者。則宜直授以營官。不宜復以資地限之。衛青人奴。拜將封侯。身尙貴主。此何等時。又可以尋常行墨。困偏奇男子乎。

與李次青

初五小挫。亦由浪戰之過。撫州大軍雖有九千餘人。而可靠者實不甚多。又加屢次受傷。精銳暗損。全賴足下心細眼明。靜以察之。自撫來者。皆言城內之賊。不過二千餘人。老長髮不過數百。前後書牘所報殺斃受傷之賊。殆以萬計。而賊蹤轉張。頗不可解。國藩自去歲以來。屢誠足下息心靜觀。不宜專務體面。而足下亦常以爲己謹獨。下十成王夫爲言。抵撫月餘。仍似以求功之心過銳。不免失於浮淺。鄙懷時用焦慮。我輩辦事。成敗聽之於天。毀譽聽之於人。惟在己之規模氣象。則我有可以自主者。亦曰不隨衆入之喜懼爲喜懼耳。

與羅伯宜

省中各營官。多有用之材。頡頏作氣勢。不肯下人。亦將領之常態。足下當剴切勸導。時衡之短處。在所見間。偏其長處。在雖偏而不私。峙衡之令人怨處。在好當面罵人。其令人感處。在好救人之危急。此僕詢之中後營各勇而知。非僅聞之舍弟與足下也。足下將此數端。一一婉告省中諸將。略其短而服其長。自然互相敬愛矣。

與吳子序

去歲相會。戲語日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也。頃讀大箬釋愛篇。彌覺不及遠甚。莊生之恢詭恣睢。自以爲羊棗。我所獨嗜。不意老兄又竊嘗。禁嚮茲可妒耳。弟亦久思作自序一首。見此尤用技癢。少遲當勉成奉和。揚爲解嘲。而班擬之。班作幽通。而張學之。感閣下之反唇相嘲。固不可以無報也。

覆胡宮保

手示敬悉。多鮑不甚愜洽。唐蔣亦各立門戶。無長壕以困城賊之出。斷餉道以速援賊之至。內外受敵。軍無統壹。此皆太湖可慮之端也。國藩去歲初出。本奉諭旨指撥蕭張

二軍歸此調度。今蕭張不來。各營皆雜湊。勉合成軍。實難深恃。來教分制。援賊包打。勝仗等語。無乃期許過奢。鄙人教練之才。非戰陣之才也。守黃梅。守石牌。或可竭力任之。拒援賊。則敬謝不敏。人貴自知。不敢不確陳其短耳。

覆胡宮保

兩緘敬悉。檄鮑唐歸。多節制。卻大不可。鮑之戰功。頗偉其高亢。亦有挾而然。即令出迪。菴下尚非所願。況多公乎。強之使歸。愈激之。搆貳也。只如昨日章處。婉勸之。緘便到恰好地位。不必再發公牘。國藩今日覆鮑唐各一緘。亦勸其凡事推多。都護主持。委蛇聽從。同進同退等語。侍與多向不識面。又無書信往還。鮑唐當無所疑耳。

覆胡宮保

一四眼狗上援。不由新倉。即由英霍。二者均須預防。由小池驛至新倉。則將我太湖石牌之師。分爲二截。敵軍於十三日駐宿松。去石牌百二十里。去新倉九十里。皆不能前往。援應。但能保太湖後路。使賊不敢由荊橋橫截二河耳。於太湖一軍。不無小補。現擬即紮此間不動。萬一太湖小有疏失。此間猶可保湖北門戶。

一、太湖禦援賊之法。多公欲禦之於小池驛。鮑公欲於營外十里迎擊。鄙意欲仿六年八月魯家港禦石逆之法。直待賊來撲營。堅壁不出。待其情歸而後出擊。亦不遠。追如是。二日。彼之銳氣少沮。我之識力稍定。然後設法擊之。則真賊與裏者。雇者情狀分明矣。蔣之純以鄙說爲然。現去與多公熟商。商定後再當奉告。

一鮑公之母患病甚重。專足由蜀至太湖。催鮑鎮歸家一省視之。十四日即到。其急可知。鮑遣員來敝處請假。情詞迫切。侍未允許。囑其來敝營小住數日。侍親爲勸慰。如不願則必至尊處請假矣。聞此軍近極精勁。規矩遠勝。在麻城時。斷不可准假也。求以美言撫慰之。多公善戰而頗難相處。侍待以疏淡。不急。急求與之親。將來或可相安。侍在此。縱不能調馭諸將。收六轡如琴之效。亦斷不拂戾其性。

一余際昌駐天堂。雖險著。乃圖皖之要著也。萬無撤回之理。丁公三營紮上清。乃余之後路。曾吳七營紮英山。乃丁之後路。皆不可動。惟公老營太單。侍深以爲慮。可否將金公但店各營。進紮張家塋。爲公之護衛。亦壯余丁聲援。祈酌之。

覆胡宮保

惠緘散悉一切。多公事已詳於前兩緘矣。細察輿論。近年鮑之戰功。比多更偉。而多好。理。墳。山。爭。鬥。等。訟。事。又。凌。辱。紳。士。頗。爲。官。民。所。憾。其。才。似。宜。將。少。不。宜。過。多。多。鮑。二。公。正。以。彼。此。爭。勝。爭。強。故。各。自。力。戰。不。肯。落。人。後。若。鮑。歸。多。統。則。多。之。意。滿。而。鮑。之。興。沮。彼。此。皆。無。爭。勝。之。心。似。非。利。也。鮑。日。內。歸。思。極。切。侍。正。苦。心。慰。勸。之。際。尙。祈。無。遽。生。波。折。爲。荷。至。唐。公。一。軍。卽。日。當。爲。淮。北。之。行。蔣。公。一。軍。卽。日。當。調。歸。希。蕃。縱。此。時。令。歸。多。統。亦。屬。有。名。無。實。仍。祈。鴻。裁。酌。奪。多。之。精。選。在。石。牌。飛。虎。開。化。營。在。太。湖。渠。欲。調。飛。虎。開。化。營。至。新。倉。正。係。禦。援。賊。之。來。路。且。馬。隊。不。宜。於。城。根。似。非。欲。敵。軍。赴。石。牌。也。至。天。堂。實。係。要。著。不。必。後。悔。近。日。見。公。調。度。處。處。合。宜。但。嫌。身。邊。太。單。耳。此。後。但。求。不。動。不。變。不。疑。不。悔。與。諸。將。書。緘。不。必。過。深。不。必。過。謙。且。待。賊。至。潛。山。公。率。命。逸。亭。軍。再。定。進。止。

覆胡宮保

惠緘接到。太湖萬五千人。一旦全行撤動。侍覺不甚妥洽。縱使敵部分七千人圍太湖。僅能紮西南一路。其東北正北三面。城賊仍可分出與援賊夾擊。多鮑之軍。况敵處實。

無統領難以前往。耶。徑。徑之愚。尚乞鑒亮。大抵能戰。雖失算。亦勝。不能戰。雖勝算。亦失。禦援賊於太湖城外。雖若失算。然使能戰而捷。則轉爲勝算矣。禦援賊於潛山。雖若勝算。然使不能戰而敗。則轉爲失算矣。平日千言萬語。千算萬計。而得失仍只爭臨陣須臾之頃。公以爲禦賊潛山。必操萬全之算。愚見亦未敢盡信也。現在多蔣二公。想已遵示而行。唐以自帶三營往守石牌。尙嫌單薄。餘四營歸多統之出戰。亦非所願。聞已飛稟往請鈞示。鮑軍紮東門。聞多將寶塔下數營撤去。鮑之糧路倏爾隔斷。多不告鮑而徑撤去。鮑心亦甚不怡。此二節者。公必另有調停。可否以蔣赴天堂。以多爲游擊之師。留鮑。唐仍紮太湖。以六成禦援賊。四成遏城賊之處。伏候卓裁。

覆胡宮保

鮑李唐蔣歸多節制之牘。亦已讀過。事權旣已歸一。多公自有一番調度。布置唐軍之應否。全赴石牌。鮑軍之應否。進紮潛山。均當由多公指示定局。來示云馬隊不救。畢竟是步兵吃虧。此多公所挾以傲迪軍者。若意生寺之役。則馬隊并未在場。事固難一概論也。敝軍無統將難。以分撥之處。前牘中已詳言之。不復贅陳。前得尊示。天堂天險。一

夫當關萬夫莫向。近見公函牘似甚以余際昌軍爲慮者。究竟有險可恃否。
覆胡宮保

惠書敬悉一切。四路中以第二路最爲吃重。第四路次重。侍與公蚤皆料及賊勢若果
浩大。則必直趨第二路。不屑屑四路之紆迴矣。公調舒希速來英山。是居三路而亦可
二可。四最爲妥善。望催之速來。至大旆現紮界牌石。雖與奏案不符。而爲太湖聲援。至
切至大。賊若從王家牌樓高橫嶺一帶援太。亦慮界牌大軍之抄其後。鄙意目下大瀛
似不宜遽動。是否尙希裁示。太湖萬五千人。合圍三月。苟可不弛。自以不弛爲妙。苟可
少撤。自以少撤爲妙。之純一軍。若如昨示。暫紮太湖。緩赴天堂。侍所甚願。然旣歸多節
制。卽應聽多之令。公亦不宜數數干預。侍更無論已。星槎兄謂敵軍不動。具有精意。吾
何精之敢云。萬一前敵少有疏失。敵軍猶爲後繼。此公意也。無統領不敢當大敵。此私
意也。

覆胡宮保

得惠書。并翁中丞多都護二緘。敬悉一切。諄懇之意。溢於言表。辦賊之心。切於救焚。欽

服無已。侍亦有一二芻蕘之見。條列於左。

一、旬日紛紛所爭者。只太湖之弛圍。與不弛圍。爲第一關鍵。自多公飛虎各營移紮新倉。太湖之城圍業已弛矣。有弛之實。而猶不居弛之名。展轉設法。以求合圍。兵愈單。地愈散。大可慮也。如蔣紮北路。而浮橋以東之四營。則大可慮。唐紮南路。而新移寶塔下之三營。則大可慮。陳逆援賊一至。不獨鮑軍腹背受敵。卽蔣唐之營太散。亦難保萬全也。鄙意業已弛圍。則不如索性大弛。將鮑營移紮西面。居靈字夏秋舊壘之內。蔣營仍紮北路。將橋東四營收攏。聚於橋西。唐營仍紮南路。稍增寶塔之營。以通多公之氣。如此似尙妥叶。蓋均之弛也。今日之鮑。唐。蔣。三軍不動。是名不弛而實弛也。閣下前令鮑軍紮潛山。是弛東路而進也。侍今欲鮑軍紮西壘。是東路弛而退也。弛圍而進。則氣較銳。弛圍而退。則氣弱。而勢較穩。湖北上游。必可無患。

一、多公馬隊。利於游擊。其石牌業經精選四營守之。此時可不必更矣。以馬隊上援太湖。下顧石牌。似可縱橫如意。若云禦援賊於潛山。則必勝。禦之於太湖新倉。則難勝。此侍之所不知也。卽其與公緘中稱所部四千餘人。圍紮太湖云云。侍亦慮其不能合圍。

耳。其云靈訓兩營圍守太城，四面合圍，綽有餘力云云，似亦不確。

一余丁九營在天堂，既得地利，又得人和，似可無虞。觀余屢報布置情形，及丁前寄公之緘，俱有把握鄙意。太湖四軍，只宜自顧，不必兼顧天堂也。我公至英山，有本部及金守各營，又可調曾道七營，合紮一處，萬一單薄，尚可調蔣軍合紮一處。如天堂余丁萬全，固屬大妙。即余丁稍有疏失，公部步隊萬餘馬隊，千人亦必可操勝算，但不宜兼顧商固一路耳。

一敵部前所恃者蕭張二公，現在俱不能來，如夜行失燭，寸心鬱鬱。十七日尊緘欲撥七千人專合太湖之圍，侍慮圍此大城，無一統領，萬不放心，未敢允許。十九日尊緘令撥四千人會圍太湖，亦以圍城各軍無統，且不以迎擊潛山爲然，亦未允從。連日細察敵軍士氣，實覺難當巨寇。若賊來宿松，侍親督率守禦，尚可支柱。若鮑唐在太湖之西，力戰數日，此間派隊前往援應，尚可一戰。此外均難深恃，殊深焦灼，伏希原諒。

以上四條，是否可採，公之卓裁，意在迎擊援賊，生擒逆狗，兼營并舉，侍之拙見，以爲狗不易擒，但求擊退，城不易破，但求全軍。前年在意生寺，在童司牌，去年在麻城，在花涼

亭皆擊退。陳逆大股而固無恙也。

公意在擊賊於潛山。而以太湖爲後繼之師。侍意在擊賊於太湖。而以宿松爲後繼之師。公意師出潛山。可以兼顧天堂。而仍不弛太湖之圍。鄙意師出潛山。不能兼顧天堂。太湖之圍。與其實弛而名不弛。不如一竟弛之。與其弛西不如弛東。侍意未免涉於私。公意亦實不甚穩。伏乞酌擇施行。

再侍意專重在全軍。若如鄙說。以鮑軍紮西路舊壘。則鮑軍可以萬全。敵處臨時派隊幫同打仗。則唐蔣兩軍亦可萬全。多公石牌精選營易於自全。馬隊亦易於自全。惟新倉飛虎營不甚放心。然鮑屠皆可援應。亦可圖全也。渠四軍全則侍軍全矣。公軍保全之法。不與太湖四軍相干。即余丁保全之法。亦非淮紮潛山之師所能庇護。然計天堂之險峻。英山之崎嶇。余丁之謹慎。公部之多而穩。亦必可萬全無患。今冬姑求全。此三軍明年希浚來再求破賊可否。

稽胡宮保

復書後。思太湖之事。竟夕不寐。此事關係極大。茲再將鄙見條呈於左。

一、吾二人所爭者以弛圍不弛圍爲最要。所貴乎合圍者斷接濟也。絕文報也。吾之濠牆密布。城賊不便出隊也。前此太湖合圍之時。東北隅鮑蔣二軍交界之際。尙闕五六里。可進接濟。可通文報。可出大隊。西北蔣唐二軍交界之際。尙闕五六里。可進接濟。可通文報。可出大隊。近來寶塔下飛虎三營撤去。闕處更寬矣。於賊毫無所損。徒使官兵營單而勢散。吾故曰實弛圍而名不弛圍。所以不肯從尊說者。此爲關鍵。

一、敵軍若進紮太湖。必須國藩親率全軍同去。縱不全去。亦不過留一二千人在宿松守糧臺而已。圍城乃極大極難之事。豈可掉以輕心。若真正合圍。開掘長濠。賊必致死於我。一援擊退。必再援。再援擊退。必三援。自須通籌。始終求一長策。豈可僥倖於一戰成功。謂援賊既退。城賊亦敗耶。前此武昌之圍。九江之圍。瑞州吉安之圍。其要在長濠。其妙亦在水師。今太湖一城。我無長濠水師。而援賊更多。願公勿以其爲縣城而忽之。若不求合圍。但求全軍。鮑公移紮西路。敵軍協撥數千人。赴太幫。紮幫打尙是穩著。若一面合圍。一面擊援。終是險著。侍不敢附和。

一、侍若果率全軍赴太湖。則圍城之事。侍主之。擊援之事。多公主之。但鮑鎮一軍。仍須

繁城下。只可派六成擊援。不可移繁他處。

以上昨夕所籌。再行詳告。今蚤請少荃往太湖細看地勢。初二乃可歸來。統容續報。
覆胡宮保

惠緘敬承所示。閣下長處在舍。已從人。固不啻舍短而從長。有時并人之短者而亦從之也。應復事宜條列於左。

一、目下不動不變。援賊至時。以鮑唐固楚疆。多蔣擊援。賊似尙妥善。惟鮑公以能戰自命。恐未必甘居守兵之列。凡軍中目人爲怯弱。最易觸人之怒。曩霞仙目鄒岳屏爲怯。而鄒卿之次骨。近多公不告鮑唐而獨克石牌。鮑唐亦頗次骨。卽此次多蔣欲派做軍代圍太湖。此間諸將亦頗以爲人所輕侮爲恥。鮑之恥當更甚於諸將。祈酌之。

一、援賊至時。卽在石牌新倉等處擊退。不必先圖潛山。正與鄙意相合。縱繁小池驛等處。亦必不能兼顧天堂。若在新倉開大仗。則唐軍可撥隊去助鮑軍。在北則可往助。在西則可大隊往會勤矣。

一、太湖之圍大弛本不妥。鮑公尤決不從。自應暫不弛圍。囑其多備米糧。以防不虞。

一希菴母病不能來。自是至理。昨接揆帥咨。亦札希公歸多節制。想已專札希菴。遞至湘鄉矣。入奏時可否減去希名。祈酌之。一大纛移至北路。自不可緩。公率舒金曾吳駐紮一處。似須預留餘力。援應余丁之師。再有餘力。乃可進取。霍山公雖認第三路。而天堂險著。必須公照護之也。

覆胡宮保

惠書敬悉一切。公自謙愚慮無當。以侍觀近來調度。實安吁不可及。前日三緘調撥。亦自有精思。特於諸將人情。似尙有體察未盡之處。狗賊若於今冬來援。勝負之數。誠不敢必。若明春來援。則蕭軍已到。希公亦或可來。大局總可無礙。霍山求兵甚切。我公熱腸。必不忍翫置不顧。然以軍勢論之。尊處萬不宜深入。前此余際昌深入。稍蚤。已有伸縮。不能自由之患。公斷不可再深入也。軍無後繼。是古來一大忌。去年三河敗後。已覺無以善後。無以爲繼。厥後多鮑花涼亭之捷。有大勳。亦有天幸。今此四路之中。不能不常存一後繼之想。願公率所部舒金曾吳等軍。堅駐英山左近。勿復輕進。公處兵力既厚。營壘既堅。余丁處有急。固可就近馳援。

打行仗之法。一隊帶一帳棚。一棚夫。兩隊共帶一鍋。一火夫。夜紮營而不修牆濠。清晨撤去無蹤。王璞山打梁安廣昌用此法。劉峙衡打陰岡嶺亦此法。李迪捲打童司牌打湖口。不知帶帳棚否。

即第二路有急。第四路有急。尊處派援亦尚在。二百里內外。若公軍過於深入。自處危險之地。則不能靈活矣。侍以愚昧。積而成怯。區區有獻於公者。曰。大旆不可深入。各營不宜散紮。二語可否俯采。

致胡宮保

接鮑春霆信。知渠移紮小池驛。蔣亦移小池新倉之間。唐營孤紮太湖等語。殊爲駭異。當此援賊大至。泥深數尺。鮑營獨當前敵。營壘安能堅固。且鮑在小池爲前敵。蔣已爲第二敵。多已爲第三敵矣。且鮑前紮東門固險。今紮小池亦險著也。閣下前日惠緘。言多蔣迎勦援賊。鮑唐共攻太湖。不知何以忽有此一變。昔與塔羅李共事。未聞臨敵忽移新營之說。即公上月來書亦言不復變動。唐營若改紮西北。蔣營則兵單難以自立。若仍紮南路。則北而陳。德園西而二。郎河處處可窺。鄂境侍焦急之至。可否令金吳等

軍暫緩入霍山。留防陳德園。以備不虞之處。伏候卓裁。

覆胡宮保

廿二日之戰。多營傷亡六百餘。鮑營傷亡五百餘。蔣營傷亡三百餘人。馬隊西哈兩營。總陳亡。皆好手也。賊鋒甚銳。毛匪之陳。玉成。捻匪之宮。瞎子。皆江北著名。兩悍賊。楚軍入皖。多鮑之善戰。閣下之威名。人數之多。虛聲之遠。皆所以息我而怒寇。鄙意欲令前敵諸軍。堅壁勿戰。稍稍冷賊之凶。蹙而滅其銳氣。恐言之不見信。尙未函商也。閣下如以爲然。可否函告多鮑諸公。我軍不必去撲賊。營待賊來撲我。堅忍不出。直至日暮。人倦。然後擊。其情歸。或有當乎。如能從此計。敵處當再派二千人。紮於小池驛之東南。與鮑蔣二軍作倒品字形。以保其後路也。若多鮑急於求戰。則此間不敢再派人去。恐營壘未定。日日接仗。無益而反有損耳。

覆胡宮保

手教敬悉。多都不能湊足萬人。侍亦熟籌及之。意欲將多公馬步全作游擊之師。專打援賊。如目前兩軍進圍桐懷。則多公。蔡。青。草。塢。桐。警。則赴桐。懷。警。則赴懷。將來鮑軍進。

圍舒桐。則多公。聚大關。以爲游擊。也可以爲應變。也可以爲顧鄂疆之師也。亦可。始終不圍

城常置空靈之處

如是則可多可少。閣下調撥不其窘矣。

覆胡宮保

手教二恆。二禮營撥歸敵處。公牘亦到。霆營不宜撥隸敵處。本日已詳復矣。揆帥信并另件閱悉。不忌。不足。以爲驕。將不妬。不足以爲美人。無足怪也。在下。則護翼之等夷。則排擠之爲將。常態亦無足怪也。止難爲閣下調撥耳。

與李申夫

馬隊私設。公欸分攤。是一良法。請卽試行。派人買草料。每日分散各哨勇。閣下去年所定。亦一良法也。至今總未行得出。立法不難。行法爲難。以後總求實行之。且常常行之。請從公攤及發料二事。始應事接物時。須從人情物理中之極粗極淺處著眼。莫從深處細處看。

覆李希菴

得惠緘。知台從已至集賢關外。日內想與舍弟會晤。同入關看定營基矣。雲崖打仗。出

則向前入則殿後。此一端已有可爲統領之質。又有血性而不忘本。有誠意而不擾民。若加意培養磨鍊。將來或成大器也。此時若遽撤委。猶樹木方長而伐其枝葉。雖未必傷根。而將來重培則更難矣。故鄙意欲仍而不改。

覆李次青

一吳退菴事。卽照來示札飭募二千五百人。錄札奉達。軍事是極質之事。廿三史除班馬外。皆文人以意爲之。不知甲仗爲何物。戰陣爲何事。浮詞僞語。隨意編造。斷不可信。僕於通鑑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筆識出矣。退菴若以編輯廿三史成書爲治軍之藍本。則門徑已差。難與圖功。閣下與之至交。須勸之盡棄。故紙專從事於點名看操查臈子諸事也。一目下衢嚴無警。貴部前赴廣信。請閣下仍來祁門一叙語。面後再專人至廣信調隊。由華埠以至徽州。溫處道不必稟請代奏謝恩。若調補皖南道。則當自行具摺謝恩。

覆李筱泉

一來緘云。應行增設裁併之處。俟各路稟報到日。參核再詳。甚爲妥洽。蔡少彭云。矯弊。

更防其過。驟此語極可佩也。大抵欲革弊者必新章十分妥善。遠勝舊章。然後下手。否則不可輕動。

一官紳參用四字。兩湖業有成效。江西亦宜仿照行之無疑義矣。惟採訪宜多。委用宜慎。平日以薪水養之。留於省城。札派時則必再三叮囑。庶得用紳之利而去其弊。

一公事知而不言。坐視成敗。自非所宜。閣下今補贛南實缺。尤不必過涉客氣。凡正話實話。多說幾句。久之人自能亮其心。卽直話亦不妨多說。但不可以訐爲直。尤不可背後攻人之短。除此二戒外。概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覆胡宮保

接兩次惠緘。怪郵驛之遲也。頃自祁門至東流三百里。已改設步撥矣。留駱帥暫不入蜀之奏。侍向極謹慎。本不敢爲此冒昧之請。無奈浙江危在旦夕。江西皖南亦危在數月。不得不留駱帥兼留湖南防兵。竭湘人之力。以謀江西。皖謀蘇。非敢因甫當大任而遽放肆也。公意以爲然否。默觀天下大局。萬難挽回。侍與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爲種子。卽咸豐四年。寄公緘中種火之說也。

覆李少荃

兩次蕙緘。敬悉一切。鮑公攻破四壘後。卽拔行入援。因江濱處處隔水。繞道由潛山太湖至武穴渡江。計程千有餘里。斷難迅速。然此外別無捷徑。左帥全軍至景德鎮。石門建德之賊。聞已退避。一則畏左公之軍威。二則因楊軍門攻池州。急謀回救也。古賴犯夥之賊。亦經張唐諸軍併力卻之。當可少安須臾。梅小岩能速來甚妙。閣下久不來營。頗不可解。以公事論業。與淮揚水師各營官。有堂屬之名。豈能無故棄去。起滅不測。以私情論。去年出幕時。並無不來之約。今春祁門危險。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間東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徧身熱毒。內外交病。諸事廢閣。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無醴酒之嫌。則請台旆速來相助爲理。小岩而外。尙擬添請五六人。分手辦理。庶事無停格。而人得更休耳。

覆郭筠仙

近日軍務。捷書頻仍。本屬數年所未有。無如甫遭國恤。旋值胡帥淪謝之耗。可欣可慰之事。皆變爲可悲可慟之端。往年謂劉。秦。雲。於學問。有大志。近見潤帥於經濟。有大志。

索之精力不足。副其願。潤之才德足以發其志。中道棄捐。豈獨吾黨之不幸。希菴接綰鄂篆。疆事有賴。惟下游太廣。決非孱薄所能獨支。舍弟現進廬江。無爲一路。多公當進舒城廬郡。惟六安一路。尙覺空虛。南岸調度。另有公牘鈔呈。是否有當。乞裁示。

覆毛寄雲中丞

惠書并疏稿二件。摧落豪強。維持綱紀。令人肅然起敬。今年春夏。胡潤帥兩次詒書。責弟嫉惡不嚴。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今觀閣下侃侃正言。毫無顧忌。使弟彌慙對潤帥於地下矣。近日封疆中。如劉鑑泉不遵旨即赴滇督之任。而擅自北上。遲遲吾行。翁葯房往年屢疏保苗沛霖之忠良。今春屢疏劾苗沛霖之叛跡。逮壽州被圍。又屢疏請援請餉。壽城陷後。不能殉節。反具疏力陳苗逆之非叛。此等行徑。鄙人頗思抗疏嚴劾。又以愚陋如僕。忝竊高位。又竊虛名。方自攻其惡之不暇。不欲更翹人短以炫己長。以是徘徊未決。祈閣下代爲詹尹之卜。何去何從。早惠南鍼。弟於身家恩怨。無所顧惜。所疑者虛名太盛。恐識者斥爲高興耳。湘省官吏之賢否。弟不深知。辱承垂詢拳拳。後此苟有所聞。必以密達左右。敝處用人行政。儻有不當。賤兄弟居家在外。倘有警尤。

亦望隨時切實指示。千萬之禱。此間軍事。諸叨平安。北岸西梁山等處之賊。來窺犯運漕東關者。均經擊退。三河之賊。聞於十一月六日不攻自潰。大約廬州郡城賊。亦無志堅守。南岸鮑軍進攻青陽。朱雲崖進攻石埭。均於日內前往。惟紹興失後。杭垣危於累卵。彌月苦無確耗耳。

與吳桐雲

壽州不克解圍。於大局殊有關係。苗逆頗畏希部之威。今見蔣毛之技。不過如此。以後當更猖獗。難於收拾。所幸臨淮一軍。業已立定脚跟。餉項較前稍裕。頃聞河南亦解萬金。唐帥部卒。恩誼固結。但使不至斷炊。必可一戰。臨淮之根本既固。六安之要區無失。他處縱有疎失。尚可徐徐補救。臨淮章奏。是否全出鉅手。續請僧邸南下一疏。鳳定肅清一疏。稍嫌浮誇失實。我楚軍之所以耐久者。亦由辦事結實敦樸之氣。未盡澆散。若摺奏過爾。浮僞不特畏。邇之指摘。亦恐壞桑梓之風氣。可否與義帥熟商。以後剷除誇飾。一歸簡質。

覆李少荃中丞

前見台端致總理衙門書。伸赫德而抑李泰國。以爲操縱有法。權衡至當。不意此次總理衙門奏定條議。將兵柄全予李泰國。而令中國大吏居節制之虛號。不特蔡國祥如駢拇枝指無所用之。郭吾二人亦從何處著手。鈔示覆信稿。委曲周詳。無微不達。大局已定。恐難補救。此間即日當覆一緘。大致與尊書相表裡。都帥頗有引退之志。劾奏通州一案。敝處尙未見其疏稿。如令黃牧受屈。吾二人儘可會摺更正。若專鑄此老。則僕病未能封疆。將帥可議者多矣。似不必先問此朽鈍者也。雲仙甫履新任。未便遽令南渡。應俟數月以後。巇政覓得替人。再令回至松滬。主持減漕大政。南坡更事孔多。未必肯專任巇務。更爲其難。且當以一緘商之。四萬之請。實出於不得已。務祈飭催司道。按月滿解。至感至禱。前奏撥潯稅三萬。旋爲幼丹中丞奏罷。先儘江席二軍。江席亦隸敝部。不忍拂也。

覆李申夫

一行軍以渡水爲最難。不特渡長江。闊河爲難。即偶渡漸車之水。丈二之溝。亦須再三審慎。恐其半濟而擊背水。無歸敗兵。爭舟人馬。踐溺種種。皆兵家所忌。此次渡水紮營。

本係冒險之著。又不以全軍同往。而僅去兩營六百人。又不多帶子藥等物。致左營以鎗礮不齊。而先退登舟。右營以子藥不繼。而參用鍋鐵。此皆調度不善之咎。然閣下本意。欲急解城圍。冒險輕進。不暇細思。亦欲力挽過於持重之弊。鄙人不深究也。

覆陳作梅

承囑鄙人以全力經畧淮揚。大處著筆。誠爲名言。至論惟先哲稱引利不什不變法。國藩則謂人不什不易。舊都吳馮喬詒公固亦不厭人望。然環觀目前人材。求所以易之者。其材德果能什於諸公乎。抑能倍蓰於諸公乎。楊彭之意。皆欲終老水鄉。不復請觀它樂。卽臨之以朝命。強之以其所不欲。而位置何席。亦未敢必其遠勝前人。此外則葦茅白葦。彌望皆然。雖楚而未必有材。未鄒而已覺無識。在皖已多苟且遷就。安能更謀淮揚。毛羽不豐。固不足以語高蜚也。頃畧整頓鹽務。試行西岸。擬由西岸而推及楚岸。由鹽務而推及釐務。次第更張。盈科後進。至於汰驕惰而實以樸勇。懲貪劣而易以悃幅。刻尙未遑及此。敬聞高論。銘刻不忘。

釐卡委員。賢者本不易得。然州縣掣卡員之肘。則卡員尤易見。過雖優者。亦謗議繁興。而劣者尤無論已。從前駱公在湖南。胡公在湖北。其於釐務。皆抑牧令而庇卡員。每有印委抵牾之案。輒將州縣撤委。其時駱胡所用。皆湖南之紳士。故湖南有紳大於官之謠。胡帥有袒護同鄉之議。然兩省釐金之旺。實由於此。蓋印官掣卡員之肘。則有餘卡員。掣印官之肘。則萬不能也。江西歷用佐雜爲卡員。其勢不敵印官遠甚。去年弟欲稍變此風。從皖派去卡員若干人。其後吉安饒州撫州萍鄉等處。印官皆與卡員不和。每稱卡員苛索商民。抽釐太重。上告撫藩。下告紳董。以致卡員動多怨讟。而商民遂大長刁風。開卡之案迭出。而弟與沈中丞之隙。亦自此深矣。皖省向無此風氣。今年正月。望江周令面稟該縣坐釐太重。請弟札飭會議核減。弟如所請行之。厥後詢之高守。則去年本與周令面商辦定者。周令又思見好商民耳。章委員應暫緩撤。如速則須并撤易令。謹將弟所閱歷及辦釐機宜。附陳一二。

與陳舫仙

出處之道。亦不可苟。司道位高。而無權。處易。又三四之地。縱不多凶。亦頗多懼。本難時。

措。咸宜。惟遽行引疾求去。恐柳惠有難枉之道。陳文無可適之邦。似宜姑忍以待時。反求以自責。即不甚獲乎。上。但能見信於僚屬。亦足展布一二。晉省守令中。賞識幾人。可否開單見示。

覆劉霞仙中丞

魏疇先來營。接惠書并荷開成石經之賜。感愧無涯。自台旆重留關輔。西事日棘。頃聞蘭州兵變。殘殺湘人頗多。并云督署受害尤慘。不知貞階果與於難否。厚菴自慶陽回省。盡法懲治否。筠老不爲粵人所悅。又與同事相構。欠慮難安其位。亦卒無恙。今之忽。然以去。聞係左帥兩疏保薦。蔣劉宜撫羊城。不有廢者。彼何以興。筠公纏綿悱惻。而心懷頗嫌。茲。緊。自入粵後。無一適意之事。今戈矛起。自同里不知能自遣否。國藩接辦搶匪。已閱一年。賊騎逾萬。裹脅日多。專好避兵而行。不輕與官兵接仗。而偶爾接仗。亦復凶悍異常。三月初間。淮軍卽兩次小挫。自後雖屢獲勝仗。洎未能損其精銳。殆與北魏之末。暨元末明末各流寇相近。破敵之方。毫無把握。鄙人精力日頹。目昏齒疼。不耐煩劇。自度不足了此一股。曾有一函請少帥來此接辦。渠深以不兼地方餉項無著爲慮。

聞洋人在京要挾百端。勢將棄好稱兵。計洋捻甘回共三大患。殊不知所屆也。陳蔡之
阨。來書所指。敵處亦略有所聞。大約講義理之學。而居崇高之位。則讀書知人。曉事三
者。闕一不可。某公讀書本儉。而又不知人不曉事。流弊一至於此。吾輩亦頗負清望。尤
不能不於此三者。猛省而精求之。

覆郭意城

國藩不肯回江督之任。實因告病在先。回任之命在後。君子不恃千萬人之諛頌。而畏
一。二。有識之竊笑。且方寸先不自許。是以屬疏辭之。又自揣精力日衰。實不能多閱文
牘。多見賓客。是以但求解要職。以輕責任。不求離營。以圖安逸。乃疏上後。外間紛紛揣
擬。匪夷所思。不知長沙桑梓置議何如。世人蹈常習故。偶見有稍異者。便爾驚怪。以謂
天下必不應有如此。豈人人之出處語默。必稽查成案而出之耶。

覆丁雨生中丞

江蘇水師事宜。摺僕與李爵相馬毅山帥熟商。亦與閣下所見略同。因改爲請旨。敕下
李馬暨尊處各抒所見。得三公者先後馳奏。此事必可愈推愈廣。愈講愈精。鄙人欲令

三、江、兩、湖、之、人、狎、於、水、性、可、江、可、海、多、立、船、廠、自、輪、舟、至、各、式、船、隻、中、國、工、匠、省、省、皆、能、成、造、庶、幾、漸、有、可、用、之、器、漸、有、可、用、之、兵、一、旦、有、良、將、出、焉、則、不、至、豪、無、憑、藉、與、閣、下、捍、禦、外、洋、之、志、似、亦、小、異、而、大、同、也。

復汪梅村孝廉

弟前奉兼轄浙江之命。自惟名太盛。位太高。權太重。才太短。不欲溢量以速官謗。已恭疏辭謝矣。猥蒙見賀。悚惕曷任。文章之可傳者。惟道政事較有實際。董江都春秋斷獄。胡安定經義治事。皆不尚詞華。淺儒謂案牘之文爲不古。見有登諸集者。輒鄙俗視之。不知經傳固多簡牘之文。近人會稽章氏嘗謂古無私門箚述。六經皆官守之書。官先其職。而後書。師弟子傳之以爲學業論者。韙之左傳於叔魚鬻獄。仲幾受牒。漢書如楊惲。戴長樂之說。薛宣申咸之爭。皆今世例案本文。不特張江陵王陽明也。即以張王二公而論。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籌邊論事諸牘。陽明精於性理。而其不刊者。實在告示條約諸篇。今足下拳拳於益陽胡公。蒐輯遺文。誼古情深。甚盛甚盛。惟胡公近箚批牘。感人最深。尺牘次之。奏疏又次之。若刻其遺文。批牘自可貽則方來。何得續。

之不登。若欲改選言爲紀事。此法頗佳。然昔賢作表之義。在於省文辭而存事實。作譜之道。在於蒐幽遠而討佚亡。顧閩年譜之可貴者。亦以二先生事蹟不顯。賴旁搜遺集以證之耳。今胡公聞見既近。勳施爛然。幾於走卒皆知。日月若揭。似不必更爲年譜。求顯仄晦。細檢檔案。考覈往還諸人筆削。排比成書。亦殊不易。聞貴同年朱君榮實。熟於箸書體例。或邀之入省。與閣下商權編輯。刻日成書。亦不必過於矜慎也。拙作豪無足觀。亦無副本。柏槻山房集。俟有便人。當爲寄呈。示及寄賞一節。恐黃鶴之不返。擬白璧之原歸。誠屬耿介。然何必沾沾於此。程生亦斷不肯約也。浙江自金嚴甯紹不守後。節節道梗。左帥援師甫行。杭垣遽陷。別由溇遂內犯徽州。老湘營戰守兼旬。疊獲勝仗。現左帥亦派兵由婺源援徽。必須併力勦除此一股。以保皖而顧江。再圖恢復吳越。

復李輔堂方伯

承以釐務利弊。反覆詳示。謂商弊卡弊。均屬無法可除。而致慨得人之難。思深慮遠。皆甘苦閱歷之香。竊謂商弊雖難盡除。稍存寬大。未始非惠及小民之道。其行單數目。微有隱匿。蓋各省自來皆然。非今日江省始有此弊也。卡弊不除。則爲害甚鉅。理財之道。

莫患乎上不歸官。下不歸民。而歸於中飽之蠹。漏卮日洩。餉源日虧。來書歷歷指摘。自係確有所見。若慮防弊。反以作弊。遂謂無可信之人。無可行之法。則是因噎而廢食。豈能變通而盡利。江西釐務立法不爲不密。祇因各卡之賢員過少。遂覺前此之成法。皆虛大抵卡員摺報。患在條例太繁。不知愈簡愈妙。總局冊報。患在前後牽搭。不能月清月款。茲因王子堅請示冊報之式。輒以鄙意刊發摺單二式。又因萬永熙應行查辦之件。遂將前此懷疑之端。與應改之章。趁此時逐一清查。臚列十條。另牘奉達。尙希亮察。至用人一節。實爲萬事根本。爲德爲才。得一已難。兩者兼全。更不數覩。必欲概選賢員。分部各卡。是豈咄嗟能辦。且先求一二誠實人員。姑解欺飾之習。徐圖整頓之方。頃接來牘。派員赴省接辦萬牧一席。試派二員前往。未知人地能否相宜。陳茂操守可信。而才欠開展。閻煒釐務較熟。因病尙未起程。到省時諸祈隨時指點訓迪。往年胡巖二公與辦鄂釐。甲於天下。鄂省賴以富強。至今尙蒙其利。其法不外精察耐煩。錙銖必較。二語鄙人於江西釐金。未能親自經理。徒受攘利之名。未得救貧之實。來示尙未滿志。敏處尤難甘心。粵東抽釐。名望愈覺腥羶。鄙懷更所不甘。今歲擬稍竭愚慮。將江西釐務。

親自經理一番。先從吳城饒州二卡下手。如有賢員。再行分布瑞袁臨。如有微效。再行兼顧他處。半年以後。甘苦得失。自有定衡。雪帥子藪。向由江省協濟。去歲欠解甚多。諒應籌補。東征局聞金陵之警。即解火礮三十萬斤。再令另濟雪軍。礙難啓齒。安慶設局製造。漸有端倪。以後雪軍火礮。當由江西月解一萬。安慶月解一萬。即請尊處具牘詳定。洋礮價值太昂。改購土礮。自屬正辦。此間未接尊緘之前。業已批令停買。豫省支絀異常。產礮雖多。未便咨請協濟。敝處已派人分投赴湖南購買。如其來源果旺。再行知照章門。不敢徵求無己也。

復史士良觀察

蘇省減漕一案。初次疏稿。滲漏原多。比來斟酌減賦分數。蘇松太三屬。似應於三分減一之外。再減一成半成。使最重之則。不過半倍於常州。再倍於鎮江。庶於部議不甚相懸之義爲近。正在往返籌議。尙未上陳。至浮收應減。亦擬於初次附奏。緣發端之初。先舉大綱。未遽剖析條目。今尊指謂減浮收重於減賦。示以民折官辦變通之法。并溯錄傳中丞摺片三件。原委詳明洞達。瞭如指掌。欽佩無似。惟減浮收一事。亦殊不易言。說

帖中第二善謂米價僅二千文。如本年五六月間。滬皖及裡下河。每米一石。均六七千文不等。目下新谷登場。亦尙需錢二千數百文。并非大災奇貴之年。此處一差。則所謂蘇松太五串常鎮四串者。均難遽定爲永遠遵行之例。鄙意減額賦。則一經奏准之後。亦無異議。減浮收則參差不齊。莫能畫一。不特此縣與彼縣不同。即一縣之中。此鄉與彼鄉亦或不同。必須因該縣該鄉之俗而爲之立制。不必詳晰具奏。亦不能籠統出示。但令每縣官督紳議。章程議定後。於藩署立一案。據有民折官辦者。亦有聽民自納本色者。有定價五千四千者。亦有多於五千之外。減於四千之內者。有將大小戶名全行禁革者。亦有雖禁大戶。實仍含糊遷就者。有盡收銀洋者。亦有兼收制錢者。蓋減額賦。則爲百世不刊之典。減浮收。則無十年不敝之法。不如就該縣因俗立制。反可垂久。弟辦江西減漕。收一案。十一年定爲三千一石。元年定爲一兩九錢。其錯處在定價太少。告示又太畫一。將來皆非可久之道。一征本色。卽須更改。江蘇雖與江西情形不同。而其不宜畫一出示則同也。惟傳中丞原奏所云。欲減浮費。必先減幫費。欲減幫費。必先減通費。此則顛撲不破之論。聖人復起。莫之能易。浮費減法。弟所擬每縣各立一案。

不知果有當否。幫費減法。將來普律海運。不修漕船。全裁旗丁。自不至復有幫費名目。惟通費竟不易減。須合江松之衆官衆紳。以全力謀之。閣下既已函告少荃。更求密告珂鄉中外諸君子。示我機要。助我不遠。仰承指南。不勝感禱。

復吳竹如侍郎

接誦惠書。具聆讜論。陰消陽長。是傾否交泰之機。閣下與諸君子穆穆在朝。經綸密勿。挽回氣運。仍當自京師始。人才不振。各處皆然。捐例保舉兩途。有積重難返之勢。然明知其弊而無從禁止。譬之醫者。知病難矣。而制方更難。或有方而無藥。或病重而葯輕。故嘗謂錯枉無益。舉直而能使枉者變化。則益矣。去邪無益。用賢而能使邪者懲改。則益矣。國藩在外數載。吏治毫無起色。皆坐不能得良吏。以風示衆僚之咎。用爲大愧。皖省用兵太久。蹂躪不堪。人人視爲畏途。通省實缺守令。不過四五人。弟向江鄂等省商調數員來皖。亦乏滿意之選。兩科進士即用。及本屆拔貢朝考。并大挑教習等班。現在到省者。不過二員。每一缺出。時有乏才之歎。而地方之苦。百物蕩然。公私赤立。民固無以自活。官亦幾難自存。又或到任未久。寇氛踵至。縱有賢員。莫能措手。即行軍所過。亦

往往百里不見炊煙。竟日不逢行人。忝司兵柄。又爲民牧。環顧遺黎。但深內疚。而敝部人逾十萬。又兼轄希菴中丞全部。各軍積欠。已多至十五六箇月不等。又須月協臨淮二萬。李軍門一萬。自丁憂再出。歷今六年。從未辦捐。除釐金而外。別無籌餉之法。日執此垂盡之商民。而與之剝膚吸髓。來示所云。覓一分則受一分福者。夙昔亦嘗服膺斯言。事勢所迫。大負初心。古人謂兵者不祥之器。良有味乎其言之也。幸邇來軍事頗順。皖南連克七城五隘。金陵合圍。蘇州克復。苗逆授首。壽州投誠。意者天心厭亂。東南蕩平。卽當奉身而退。避賢者路。不敢久竊高位。重蹈魯尤。相知有素。聊布一二。

致李小湖大理

京華盍載。曾覲光儀。近歲展轉兵間。無緣瞻對。伏審乘輅閩嶠。彩節吳門。爲國儲材。鉅司空之家法。明刑弼教。踐大理之世官。方資禮樂之風。以靖干戈之氣。而迺文成誓墓。錄就歸田。迴宦海之征帆。主師山之講席。仙雲彌好。卿月自高。逃聽之餘。傾企曷已。國藩夙秉疏庸。謬膺艱鉅。際中興之景運。值元惡之貫盈。俾收建業之城。稍雪敷天之憤。思欲蕩滌瑕穢。潤色山川。爰開甲子之科。冀采東南之美。牛斗之英光依舊。龍雲之際。

會方新。既占二八之升。於斯爲盛。更思九兩之繫。以道得民。登彼鍾山。問誰鼓篋。周彥倫之隱廬。何在雷次宗之精室。焉存睠焉顧之。可勝喟歎。將投戈而論道。擬置菴而習儀。載葺講堂。重開學舍。議擇大宗師而從事。乃集都人士而共謀。僉以爲閣下天人通貫。望實並隆。正直剛柔之德三。文行忠信之教四。早已施於有政。可以爲師。不揣愚蒙。敢爲禮請。聆羣倫之陳說。識衆志之歸依。試述一二。畧塵清聽。或謂地以人傳。文與年進。昔使星之戾止。猶袂雪之方張。金陵適陷於黃巾。玉節莫游於白下。鐘阜之烟雲寡色。蔣山之香火無緣。今則虎踞龍蟠。江山如故。鸞飛鸞振。旂鼓一新。培此邦之英華。補當年之闕憾。咨詢碑碣。憑弔滄桑。扶杖而吟。皆成詩料。攜朋而出。亦有勝游。躡惜抱之前塵。定卜伏生壽永。沿隨園之舊例。何憾崔慎兒遲。茲一說也。或謂古學凌夷。今文曷衍。江南之顧惠秦錢。孫洪張段。江北之閻賈王任。劉阮焦汪。并皆吳會儒宗。熙朝耆碩。似流風之漸沫。懼墜緒之將淪。閣下則嚼古得裁。接人用柘。枕周薛孔。包羸越劉。催儻之卷五千。支公之籤三百。未足喻其宏通。自合資之提唱。集中經解策問諸目。小游學海。卽是津梁。茲一說也。或又謂土鼓不能噉九成。椎輪不能禁五路。徇俗之藝。羔雁藉。

以先資。大慚之。文。蛻蟬。豈能速化。或非丹。而是素。遂愛古。而薄今。技縱屠龍。骨誰市。駿閣下。則以鄭許之學。淵雲之才。濂洛之傳。正嘉之格。合之於一手。沛之於寸心。洗洸庸音。追軌前哲。談藝必衷於古。教人必盡其才。下至試帖小詩。律賦末節。亦復力排佻巧。崇尚清真。餘技足了乎十人。端儀合光於四國。茲又一說也。或謂儒生貴在識時。經術原以致用。儻使千言落紙。詞盡筌蹄。遂致一策莫籌。儒爲詬病。閣下則親編堯典。總答蕃書。摹天日之昭垂。紀海沙之漸被。中更潢池之傲。屢陳軌里之條。天人治安。遠晞夫董賈。經義治事。定繼夫蘇胡。此間百度。維新五咨。并用廣設。中衢之酌。樂聞鄉校之言。咨政。乃魏之客。鄉議。即齊之祭酒。通名鄭里。應仲遠之譽。望彌隆。折節陸生。周孝侯之風。裁益峻。茲亦一說也。綜是羣言。敢祈一諾。輒令儻從。祇迓高軒。母金玉爾章。願廣繫維之雅。如松柏之茂。共培梁棟之材。區區寸忱。伏惟垂察。

復尹杏農

兩接惠書。援古證今。陳義甚高。細繹尊指。大約謂臨淮非扼要之區。分兵駐紮四省。不如駐於近賊之一路。尤於兵貴神速之義。再三致意。勤勤啓迪。所以惠我者良厚。惟其

中有與愚見稍異者。略陳固陋。以資參究。來書引亞夫委梁故事。吳楚反時。條侯知梁孝王足以抗賊。故聊委之以挫賊之銳。使委之而梁破。則賊踞名城。兇醜驟長。盜糧頓富。天下事將不可知。尙何破寇之有。雒河雖屬蕞爾之區。而既有英部八千堅守其中。斷無不救之理。若謂餉道不可不通。而賊圍不必遽解。是猶醫瘟疫者。謂但求吃飯之照常。卻不欲壯熱之遽退。且須酌留此次之壯熱。借以攻治多年之舊病。有是理乎。國藩久處兵間。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皆極拙極鈍之事。於神速二字。幾乎相背。即於古人論兵成法。亦千百中而無什一之合。私心既深。自愧歎。又因此頗疑古人之書。皆裝飾成文。而不可以盡信。敝部如塔羅李鮑外間有文人。敘其戰績。已與當時實事迥不相符。竊疑古書亦復爾爾。儒者紀兵事。以遷爲最善。遷史以淮陰傳爲最詳。其中如木罌渡河。沙囊壅灘。國藩頗疑其并無是事。今臨晉之黃河。尙在果木罌所能渡乎。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斷不能頃刻而成堰。水大則不能忽堵。忽決。水小則決之而無損於敵。以物理推之。遷書尙可疑。如此則此外諸史敘述兵事。其與當年實蹟相合者。蓋寡矣。因來示諄諄啓告。聊述近所抱愧。與素所蓄疑者。以相質證。幸無惜反覆商論。匡我

不逮。改駐臨淮。不過就近調度。屏蔽淮南廬滁各屬。初無他意。閣下深以爲疑。則亦失之太拘。擒匪萬馬奔突。飄忽異常。雉河圍解之後。分爲兩路西竄。敵處擬以步隊分紮四處。規模粗定。馬隊則尙未經畫就緒。無一騎可借追勦之用。良以爲歎。

復劉子恕太守

使至接展惠書。承寄豫省全圖。及河南江北漢東海西之圖。黃河南岸險工之圖。相需正殷。貺我良多。另摺六事。多閱歷有得之言。文筆亦足達其所見。佩仰實深。河防可慮一條。似不必預爲過計。黃河之決。關係億萬生靈。蓋有天意。不盡關乎人事。此賊本無深謀。就令出此。強秦引河灌大梁。而魏破。智伯引汾灌晉陽。而趙不破。成敗亦尙有數存焉。若在。在如此。過慮則畏首畏尾。天下殆無可辦之事矣。地險當設一條。閣下前言由息縣至漢水之濱。經營此二百里之地。查該處東西四百餘里。憑淮以守。阻山以守。皆須有勁旅。乃足遏之。果有此項勁旅。則可以迎勦。可以跟追。何必守此極寬極散之險。後段言自朱仙鎮下。至周家口。憑河戍守。偪賊全歸。潁水以西。查劉省三前來徐州。即力陳扼守沙河之說。使賊不得東竄。與尊指略同。並稱袁小午亦主此說。鄙意關河。

蓄水費財甚鉅難以成功。梁武帝築浮山堰。即是前車之鑒。敝處圍安慶時。曾築堰堵。樅陽河。下久亦即潰決。運河開壩。每捻動費數萬金。尚須節節置閘。時時啓閉。乃能行。船若置閘太稀。則下游業已漫溢。而上游尙自枯渴。豈有周家口僅築一堰。即可蓄水。使滿至朱仙鎮之理。周口以上河。雖淺窄。然汝潁賈魯等河。皆係經流較之樅陽運河。其工程之難。不啻十倍。鄙意此事。用力多而裨益少。茲畧陳拙見。俟過歸德時。再約閣下同至周家口。詳細察勘。斟酌定議。第三條言民寨可用。關係極大。豫中巨患在於兵。民相仇。其初在兵之擾。民作踐太久。其後在民之怨。兵報復太過。必須彼此稍有悔心。而後有善機。有善機而後民寨可用。民寨與官兵通爲一氣。而後可以辦賊。敝處行軍。向以禁止騷擾爲主。惟所部太多。相距太遠。亦不免有擾民之事。聞此次入豫諸軍。劉軍最好。周軍次之。張鎮樹字一軍。已爲民所疾視。色副都統馬隊。則騷擾頗甚。不知閣下所聞亦相同否。卽日李幼泉全軍萬人。又將赴豫。國藩當徧發告示。聯絡民寨。敬求閣下代爲出示。言敝部如有擾民。准民寨赴鄙人前控告。輕則賠錢。重則正法。總須將一信字做出。庶幾挽回民心。第四條外圍可築。第六條地圖宜求。俟到宋與閣下相見。

再行分別出示下札。第五條脅從宜宥。殊不易辦。昔年曾刊刻解散歌。而散者甚少。固由官兵鄉團。搶奪銀錢衣物。致各賊不敢逃出。亦由無食無衣之民太多。混身賊中。聊爲偷生。旦夕之計。故從古流賊難滅。非他故也。家無生業。而時民時賊者多也。

復周縵雲侍御

江南人文淵藪。夙多樸學之士。亂離以後。流風遂沫。自尊經鍾山兩開講堂。始有絃歌之聲。今又復啓惜陰精舍。專試經古。賢者振興而教育之。自可月異而歲不同。唐時試士。分別大中小經。任人占習。一經或二三經。卽史記前後漢三國志說文等書。或專科試之。或兼試之。是以唐時得士最盛。鄙意惜陰諸生。亦可令其占習專經。又於經外擇史漢三國通鑑說文文選等書。令以治經之法治之。每人專習一書。似於前世試士。及於我朝房官分經之例。均相符合。而於惜陰立法之本意。亦不相違。聞閣下與小湖兄。課士固極精勤。自課尤不少懈。鄙人志業荒淺。而所處之位。所值之時。與有提倡之責。特進芻蕘。以備採擇。方今盜賊縱橫。竭天下謀臣武夫之力。以與無根之寇爭勝負。而迄未有定。及其既定。則又盡成強弩之末。而拊吾背者。方且持短長以尋干戈。有不堪

設想之處。此則求三年之艾。又不僅在人。比八韻之中。樹十年之木。要不出於九經。廿三史之外耳。國藩勦捻經年。畧無成效。羣捻股分而勢合。併力竄擾淮徐。百計求渡運河以東。我軍亦注重齊蘇。力遏東渡。總因馬隊太少。賊騎過多。愈擊愈悍。日集日衆。窮民圯破。從之如歸。久成流寇之症。爲患方長。鄙人精力日頽。恐不足了此一段。中夜以思。焦灼何極。

復方存之大令

所示各條。貺我良多。駐札之處。周口陳州俱曾入奏。本可移駐陳州。袁小午新居高朗。願讓與鄙人小住。惟既來周口。并未見有危險之象。又定議防河。不得不就近調度。搜求人才。採納衆議。鄙人亦頗留心。惟於廣爲延攬之中。略存崇實黜華之意。若不分眞僞。博收雜進。則深識之士。不願牛驥同皂。陽矯得意而賢者反掉頭去矣。閣下若聞果有眞賢而敝處疏之。有嘉謨而敝處忽之。不妨直言惠示。至條陳不必駁斥。即當敬如尊指。蒞齋擬批。亦省却工夫矣。皖東豫三省災黎滿目。設法賑救。斯爲至要。現在下河缺口。及東省隄工。均經各督撫奏明。以工代賑。敝處手無理財之權。亦不過與人通函。

而已。諸將之進退機宜。敝處向不遙制。現在淮勇各工。已奏請李宮保暫駐徐州。就近調度。圻寨之保獎奏卹。亦皆有請必應。可紆遠注。左右須添襄助之人。亦嘗留心物色。大約空言泛論者。求之較易。擬奏擬信擬批者。求之較難。即善書者亦不易得。徐當切實訪求。鄙人前在臨淮。小病數日。本月初九日到周口。尙未平復。請假一月。在營調理。此間河防。下游早經完工。惟朱仙鎮以上。豫汛七十里。十二三日。經銘鼎兩軍助修告竣。惟豫中各軍。興工較遲。人數太單。竟於十六日被賊攻破。全竄山東。殊堪焦憤。札添書識薪水。想竹莊必能妥辦。

復劉子恕太守

捻蹤過宋。閣下以去位讀禮之身。登陴助守。敬佩無量。八月節後。該逆一過朱仙鎮河防。極力東竄。二十八九三十等日。猛撲運岸之袁家口開河口等處。幸東軍防守甚嚴。不得搶渡。而敵處已先於聞賊東竄時。即飛檄劉潘兩軍。亟馳攔勦。銘軍繼進。九月初一日。該二軍在梁山獲勝。初二至初五。在鄆城荷澤曹縣東明迭獲勝仗。一路窮追。該逆又過賈魯河以南。方謂此次西竄。必不返顧。索性放之入鄂。一面派兵追勦。一面留

兵再辦河防。防務從此或有把握。不料賊至許州等處。分爲兩股。張逆則由禹州西竄。汝洛。任賴則由鄆陵東竄。曹考現派劉潘張軍東追。派鮑劉楊等西勦。未審能得手否。路濠一事。獻此策者頗多。然此事若地方各州縣官立意欲行。則無不可。若督撫大吏。出一示。下一札。則斷難興辦。何也。州縣與民相近。轄地亦少。心思耳目皆易周到。督撫大吏則不過董率州縣。州縣不能人人皆賢。其不賢者或懶惰。而以不便於民爲辭。其害猶淺。或派丁役四出。名爲督率。興工實需。索擾民其害更深。大凡出財出力之事。民間願者十之二三。不願者十之六七。故非果得賢令。不過是迴飭之文。從來保甲社倉。及一切勸課農桑。穿井諸政。自大吏諭行。罕見著有成效者。卽如豫中王荊公行保甲。於一邑而效行之天下。而不效。任令行路濠於一邑而效。下其法於各屬。而不效。其明證也。鄙人入豫勦捻。并無地方督撫之權。故熟聞此策。而不肯輕試。惟鑒而亮之。趙君所作釋文。於小學家從聲得義之說。已能貫徹。惟文辭稍失之繁碎。講漢學者多坐此病。能出以簡當爲妙。

復尹杏農觀察

國藩以衰病相尋。憚見賓客。難閱公牘。自同治二年以來。蓋已四次具奏。不欲以病軀久點高位。初非因辦捻無功。而後託辭於病。以自解免。又恐驟然去位。或乖古人盡瘁之義。故不遽求離營。以塞清議。而表歉衷。亦非欲於他人接辦之後。攘臂代庖。昧於舟不兩舵。馬不兩馭之說也。來書謂維繫軍心之言。與平日懼爲權臣之意。自相矛盾。亦誠有所難解。鄙意所惡乎。權臣得人心者。謂魏晉以後。都督中外。諸軍覬覦。非常及唐末五代。方鎮爲衆。心所屬者。動移神器。故可懼也。宋世鑒於陳橋之變。於將帥得軍心者。猜忌特甚。北宋如王武恭。狄武襄。均爲正人所糾劾。不獲大用。南宋秦氏亦以軍心歸附。急謀解張韓劉岳之兵柄。自是以來。未聞有宿將大獲軍心。傾動一國者。亦未聞有因此負疚而引嫌者。我朝寬大誠明。度越前古。國藩與左李輩。動輒募勇數萬。保薦提鎮。以千百計。朝廷毫無猜疑。而僕輩亦不知有嫌可避。坦然如魚之忘於江湖。如足適而忘履。腰適而忘帶。國藩前所謂懼爲權臣者。不過恐居心行事。稍有陵駕鄰省之處。後所謂留營照料。維繫軍心者。亦不過默運潛移。使霆湘兩軍與少泉水乳交融。而後安絕非挾軍心以自董。此夢寐所差堪自信。亦知必爲閣下所深亮也。然江督一席。

實繁且重。鄙人說話逾二十句。舌端蹇滯。難於接見僚屬。既不能爲星使。豈復能爲江督。頃奉二十三日寄諭。仍當具疏固辭。來書引溫公之言相勗。竊意宋世如韓富文諸公。皆嘗力求致仕。溫公爲翰林學士。亦嘗力求罷去。不才何敢遠方古賢。特自度精神不能了一日之公牘。此則飲水飲湯。冷煖自知。不得因未合於古。而強以所不能也。

復應敏齋觀察

自古善馭外國。或稱恩信。或稱威信。總不出一信字。非必顯違條約。輕棄前諾。而後爲失信也。即織悉之事。嘖笑之間。亦須有真意。載之以出心中。待他只有七分外面。不必假裝十分。既已通好。講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遠人吃虧。此恩信也。至於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強。不在裝模做樣。臨難有不可屈撓之節。臨財有不可點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正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歸諸反身。況立威於外域。求孚於異族。而可不反求諸己哉。斯二者。看似迂。而不切於事情。實則質直而消患於未萌。閣下閱歷極深。以爲有當一二否。國藩於前月初九日。由徐移營北上。十九日始達濟甯。本擬卽赴周家口。因張總愚一股。由豫省之尉氏洧川。突入東境。竄擾蕩曹鄆鉅之間。此間派鼎軍進剿。

初四日獲一勝仗。李幼泉一軍由豫來齊。兵力漸厚。鄙人即暫駐濟甯。就近調度。任羅牛等逆。蹂躪鄂境。爲劉省三所擊敗。業已由豫竄皖。擾及潁郡三河尖一帶。圖歸蒙臺老巢。其勢殆亦欲東耳。

復蔣尊卿觀察

僞託米商以查釐卡。辦理最爲得訣。委員積欠懈惰。一任該司役通同舞弊。虧短實課。填塞漏卮。官民交病。自應認真整理。惟閣下泄事伊始。其察之也不嫌過多。其發之也不宜過驟。務求平心靜氣。考校精詳。視委員之尤不職者。撤參一二員。將司役之尤無良者。痛懲一二輩。哀簡齋云。多其察。少其發。僕更加一語云。酷其罰。三者並至。自然人知。做懼。可望振興。

復吳竹莊廉訪

蒞卿銳意整頓釐卡。實因一路訪察。各該委員未能認真起見。至於閣下用心之苦。渠亦慨乎言之。非與尊處有所同異也。不可操之太急。一語自是。沈幾妙用。頃者鄙人亦囑以多其察。少其發。酷其罰。二言守此而行。釐務當有起色。張方伯深沈厚重。得閣下

和衷共濟。使鄙人無西顧之憂。至以爲慰。楊牧月前來此謁見赴任。易令已另札委軍械所矣。省垣造謠揭貼。當中外交涉之際。此風尤當禁止。但平時亦當傳集紳耆。委曲開導。庶不至激成事端。鄙意辦理洋務小事不妨放鬆。大事之必不可從者。乃可出死力與之苦爭。當康熙全盛之時。而天主教已盛行。中國自京師至外省名城。幾於無處無天主教。以今日比之。康熙時則傳教一事猶爲患之小者。故鄙意不欲過於糾纏。正欲留全力以爭持大事耳。閣下以爲何如。

復丁雨生方伯

頃接惠書。遠荷垂詢。周摯感紉。曷任。前月本擬令二小兒附輪船回家。俾大小兒來金陵隨侍。因二兒感出天花。在署調治。年已二十。花極稠密。誤服諸葯。危險異常。幸而遇老痘科。化險爲夷。現已滿月脫痂。可慰錦注。惟體氣素弱。驟難復元。應俟調理一兩月。方能放心就道。承示十條新政之美。志量之遠。心術之厚。均堪佩慰。茲就鄙意略加商酌。諸惟卓鑒。一、裁革平餘。並裁填衝之常規。節壽之門包。舉各省數百年之積習。一掃而空。名爲州縣之供億。實則閭閻之脂膏。惠所及者遠矣。又不詳奏立案。以炫已長。

而形人短。彌見德量之宏。精進不已。蔣中丞奏裁韶關陋規。已嫌奏疏過於誇炫。聞每月提藩庫運庫二千五百金。並不奏咨。尤不足貴矣。惟尊署月入僅四百餘兩。斷不敷用。自應做照兩亭之例。另籌津貼之款。俟酌定數目。再行飭知刑錢書啓諸幕。俱不可少。騰出精神。以圖虛靜。而謀大事。一被擾較深之州縣。仍准議免議緩。其元氣漸復之區。不準減徵。此亦察吏最要關鍵。州縣陋習。以不催正供爲市恩之地。卽以多徵少解爲中飽之謀。胡文忠昔年痛憾此風。故專以催科課州縣之賢否。且謂陽城二語。爲不肖州縣之護身符。又謂後世正賦比三代之什一。輕減倍蓰。催徵則導民親上。急公之忱。不催徵則長民犯上。作亂之機。等語。國藩亦深以胡文忠之論爲然。但須力禁浮收。地丁每兩一正一耗。收錢二千。實不爲少。請閣下查有溢收分文者。立予撤任。旣革浮收之弊。則催徵乃州縣之本分。民間之大義。不可放鬆。一考試各官。近年惟江西最爲認真。參革甚多。國藩頗不以爲然。自唐宋以來。考士屬之禮部。考官屬之吏部。文獻通考中。亦分立兩門。前明及國初。選官皆考一判。今雖不考判。亦尙進月官卷。是考官乃六部之權。非外省所得爲政也。鄙人在皖。每日接見三員。但令書履歷數行。觀其

字蹟而已。閣下本有綜核之名。屬員畏者較多。愛者較少。於考字尤不相宜。以後接見僚屬。請專教以善言。不必考以文理。畧有師生慤懃氣象。使屬員樂於親近。則閣下無孤立無與之歎。而德量益宏矣。一前敵餉項。第三關添平餘八萬。業已解足。第四關添北課十萬。皖省漕項一萬。計尙微有溢數。第五關添尊處籌出四萬。所少無幾。來示蘇省盈餘儘解北征。但求歲事中稔。決可不誤餉需。至接印日期。照例無須奏謝。一、整頓釐卡。不望與利。但期除弊。二語。曷爲扼要。州縣以民爲民。而卡員卽以商爲民。卡員不知恤商。猶州縣不知愛民。州縣無不作惡之差役。卡員無不作弊之司事。閣下耳目之長。心思之密。冠絕時賢。嗣後整飭釐務。請以勤教卡員。嚴查司事。二語爲主。至商民照章完釐。梗令者少。可寬者宜稍崇寬大。僕頃奏撥二成洋稅。亦爲釐務難再加搜括起見。雖未經說出。而立意與尊處之不希望與利。但期除弊相符。以上各條。均就尊見。微加參酌。此外如禁佐雜之擅受。懲司書之需索。皆極有關係。閣下志邁識正。不難力追古人。但願於衆醉獨醒之際。仍以渾字出之。於效驗遲緩之時。更以耐字貞之。則人皆感其樂。宵而於己之養德養身。兩有神益。

復丁雨生方伯

考官將遍。有賞無罰。與江西昔年之動輒甄別休致者。迥不相同。如此則陶成之意。多操切之意。少有才者。樂於見長。無文者。亦不至望而生畏。雖常考。亦自無妨。此間擬停期滿甄別之考。因其事太無根據。非欲博寬大之名也。聽訟催征。嚴立程限。逐一稽核。自有實效。王雪軒雖長於催科。然好用輕銳。少年拜認。師生亦壞。蘇省風氣。閣下當法。周湯諸老。何必取法乎下。清糧墾荒。誠爲要務。然下手實不易。易能就二百餘。則中定爲簡明。章程祇匪三則五則。使愚民一望卽知。庶幾易於遵守。墾荒委員。分肥朦混。亦應撤參一二。以儆其餘。此等處。未可稍事姑息。將來另定勸獎章程。仍須先遴賢員。徐議良法。僕在安慶。議清丈田畝。造魚鱗冊。以未得賢員。卒未辦成。至今抱愧。石芾南旣於尊恙應手。可卽令赴蘇就官醫局。渠亦欣然願應嘉命。沙船興廢。言之慨然。頃接郭中丞來函。亦以加價一層。勢不可止。免扣一節。力有未能爲言。查折扣項下。統計不逾三萬金。而使商有怨言。非所以示體卹。鄙見則以加價之一錢五分。全行免扣。其原價之四錢。亦免扣三分。而以扣出之一分。仍留爲海運局之公用。不必提歸司庫。頃接總

理衙門信。似以全數免扣爲是。請卽照此議詳可也。昔劉晏不減漕船經費。以爲使下。有餘利。則官物慎重。而事可永行。厥後減費太多。而漕船遂廢。今沙船之行於異日者。誠不知其何如。然在我輩。留其有餘。則在後人不至遽廢。是亦前事之堪師也。承餽生荔枝一罇。色香雖減。而眞味未變。敬以志謝。二小兒體氣漸完。擬令緩歸。以副雅囑。

復李宮保

幼仲赴滬。琴省跟追。自是目前一定之理。必然之勢。豫皖各軍。進札開河以上。或可勉遵調度。皖軍進札灘上一帶。未知其恪恭遵令否。卽能遵行。而紀律未必嚴明。與蘇軍未必聯絡。祈更卓奪軍事棘手之際。物議指摘之時。惟有數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軍律。不可騷擾。二曰奏報。不可諱飾。三曰調度。不可散亂。譬若舟行。遇大風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則成敗雖未可知。要勝於他舟之慌亂者數倍。昨令兄筱泉書來。言左公函中。有湘淮暗分氣類之語。卽從大帥分起云云。鄙意湘淮實無絲毫罅隙。渠前批露軍之真。頗似有意簸弄。尊處軍事若不得手。左公必從而齟齬之。僕前信言勦軍事力戒諱飾。廿七日之信力戒騷擾。正恐閣下立脚不穩。被人摘發也。至於大處調度。危急。

之際。尤以全軍保士氣爲主。孤軍無助。糧械不繼。奔走疲憊。皆散亂必敗之道。請閣下常函省琴二君。數者加意體察。庶免非常之禍。誠能不騷擾。不諱飾。不散亂。三者問心無愧。則成敗一聽諸天。齟齬一聽諸人而已。此間自二十日以後。大雨時行。湖河水勢漸深。私船藉以展布。亦一幸也。霆軍習氣太深。全無條理。因借春霆聲威。十分將就。春霆既不能統。本應全行遣撤。其所以姑留十四營。暫交舍弟總統者。一以狗春霆再三之請。一以餉項支絀。不能多撤也。閣下愛其譚唐二將。儘可調唐仁廉至尊處。另募成軍。聞其臨陣全無調度。隊伍不整。恐只能帶馬隊一二營。不宜多帶。聞譚勝達自以流。年不利。堅請回籍。似不必強其從事。俟年將順利。再行調出。此兩層擬於遣撤會檄之中。詳細說出。日內已備牘發行矣。

復李宮保

黃、運、兩、防、我、軍、分、段、防、守。雖不能如上年幼良之同心。而地段較短。局勢較緊。比之上年。似更有把握。所率健飛諸軍。不知近日已由張秋北上。直抵德州否。伏汎盛漲。黃水當無不漾。至臨清之理。某昔年六七月間。經過德州。至東平一帶。見滄州減河以南。如

德州臨清東昌等。均有滾水壩。在古昔爲九河故道。在今爲運河。所滾出之水。直流入海。亦有寬至數丈。深至丈餘者。儘足限隔戎馬。不知今日滄州減河以南。黃河以北。尙有此數道滾壩之河。限隔賊騎否。若此數道水勢果深。則張捻自投絕地。斷無不滅之理。即此數道不深而圍內究不甚廣也。都公臨事而懼。當不至大有異同。惟所撥陳宋諸軍。未必果服其控馭。而得其死力。省三於十六日起行。在清江小住三日。計刻下已過濟甯。聞渠於閣下不滿處。在權術二字。昔年希庵不滿於胡文忠。亦在此二字。僕嘗告人曰。文忠非全無權術者。而待迪希兄弟。則一片至誠。實無絲毫權術。惜無人以此告。轉告省三也。此間前苦雨多。低田被淹。國藩與兩生兩處求晴。頃自廿三至今。晴霽已十八日。歲事或可無虞。

復陳舫仙廉訪

閣下受无妄之災。中丞鑒及苦衷。許爲光復故物。令弟稟案亦昭雪。貴州之行。當可免於遠涉。深以爲慰。惟古人患難憂虞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其效在於身體康健。聖賢之所以爲聖。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

心。放。得。寬。養。得。靈。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至。於。內。傷。今。來。函。稱。外。感。內。傷。同。時。舉。發。竊。恐。心。境。不。能。開。廣。俗。見。不。能。擺。脫。非。豪。傑。達。觀。之。道。亦。非。孝。子。愛。身。之。術。望。以。此。事。爲。第。一。義。而。以。防。務。置。諸。第。二。但。使。九。月。霜。降。以。前。冰。橋。未。結。之。先。交。卸。防。務。必。無。他。虞。何。以。鬱。鬱。榮。慮。使。心。先。病。而。身。受。其。咎。乎。承。詢。報。銷。事。宜。湘。軍。營。制。鄙。人。向。雖。約。畧。具。奏。而。未。將。刊。本。章。程。奏。明。此。間。現。在。辦。理。歷。年。報。銷。正。慮。部。中。挑。剔。擬。以。刊。本。餉。章。具。奏。實。報。實。銷。當。亦。無。從。駁。詰。頃。浙。江。馬。中。丞。已。將。右。帥。餉。章。入。奏。茲。將。原。摺。抄。寄。一。覽。敝。處。一。二。月。出。奏。再。行。抄。摺。奉。寄。以。備。尊。處。仿。照。辦。理。西。捻。竄。擾。連。東。各。帥。沿。途。築。牆。以。困。賊。於。黃。運。兩。河。之。間。近。日。屢。獲。大。捷。聚。殲。之。效。當。不。出。此。兩。月。亦。大。快。也。

復李中堂

京畿營兵冗弱。沿海各省。乏任重致遠之人。名論自是精確。樞府意旨。蓋以船堅礮利。不逮洋人。不得不專恃和議。又兼毫無準備。萬一和局決裂。天下必歸咎執政諸公。故議留直隸練軍。欲用以間執清議。並非果有備豫不虞深謀遠慮也。直督義應練兵。責

無可貸。惟綠營廢壞已極。六軍章程過密。文法太繁。印渠當日。牽於衆議。爲此應酬世故之文。今欲釐革積弊。一新壁壘。殊乏良策。現因久旱不雨。二麥歉收。秋禾未種。恐須辦理荒政。不得不暫置練兵爲緩圖。目下所恃。惟銘字一軍。趙道鏡川帶八營來保定。似亦中等之材。劉子務久駐張秋。又分三營移駐臨清。聊資鎮攝。惟聞子務因省三不出。自以肩荷太重。焦灼惕懼。省三曾言丁壽昌係一好手。但子務業已代統銘軍。丁到難於位置云云。今子務不特代統。已接統矣。應否調丁壽昌北來。分統幾營。稍輕子務之負擔。而令鏡川專管營務。不必帶隊。抑或即用目下局勢。子務繼統。而鏡川分管。無須更張之處。二者孰爲妥善。請便中迅速示復。如須調丁北來。并請尊處先行告丁也。津防由崇帥兼制。春間崇公奏裁二千餘人。曾來省面商去留。僕因裁撤另換。亦未必遽能得力。敝處又無統將可當一路者。因囑其不可多裁。而不欲徒爲己甚之舉。仍以津防全局相屬。渠意亦深願如此。因是無復齟齬。現令陳濟清帶天津所留之兵。與銘軍分汛巡防。境內伏莽。當可無虞。至備豫外洋。則不惟畿甸。戍軍驟難。及此。即他省兵力。數倍於直隸者。亦斷不足以敵洋人。鄙意北方數省。因循已久。無良將勁卒。足備任。

用餉項。又難籌措。設備之說。誠爲毫無把握。東南新造之區。事事別開。生面百戰。將士尙不乏有用之材。餉項足以濟之。製器造船各事。皆已辦有端緒。自強之策。應以東南爲主。閣下雖不處海濱。尙可就近董率。購辦器械。選擇人才。本皆前所手創。仍宜引爲己任。不必以越俎爲嫌。鄙人則年老氣衰。自問不堪爲世用矣。舫仙前被嚴譴。鄭帥屢奏。欲因防河開復。雖蒙俞允。猶有後命。渠意頗憚於西行。近有一函來商。行止。琴軒前亦有函見商。僕皆告以少挈數營西征。不識尊處爲琴軒代籌更有良策否。申夫事已奏結。想可挂帆西上矣。賤眷以四月二十日抵保定。途間殤去一孫。內人目疾亦未就愈。惟賤軀暢適。足慰遠念。

復陳右銘太守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書。並附寄大文一册。知台從去歲北行。以途中染疾。就醫歷下。至正月之杪。乃達京師。是時鄙人適已出都。未及相見爲恨。閣下志節嶙峋。器識宏達。又能虛懷取善。兼攬衆長。來書所稱自吳侍郎以下。若涂君、張君、方君。皆時賢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虛薄。謬蒙崇獎。非所敢承。前以久點高位。頗思避位讓賢。葆全

晚節。赴闕以後。欲布斯懷。而未得其方。亦遂不復陳請。來書又盛引古義。力言不可遽
萌退志。今已承乏此間。進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頹。無補艱危。祇速謗耳。大箸粗讀
一過。駿快激昂。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僕昔備官朝列。亦嘗好觀古人之文章。纔
以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
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
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
行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慎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
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衮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銜決。陳義蕪雜。茲足戒也。識度曾
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澀句。以駭庸衆。斲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
必嚴。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韓公
所謂與相如子雲同工者。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
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
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

之所爲畢。生。斫。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國藩粗識塗徑。所求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既承切問。略舉所見。以資參證。別示種煙之弊。及李編修書膏腴地畝。舍五稼而種罌粟。不惟民病難食。亦人心風俗之憂。直隸土壤礪薄。聞種此者尙少。若果漸染此習。自應通飭嚴禁。但非年豐。民樂生聚。教訓亦未易以文告爭耳。

復李眉生廉訪

邗江握別。悵惘不可爲懷。接到手書。如獲瞻對。黎純齋趙惠甫到此。皆言閣下杜門謝客。惟以文史自娛。手鈔范書。夜分不倦。來書文采深美。而楷法愈益勁整。真乃有功翰墨者。去年曹阮陶鮑謝李杜蘇黃諸集。取次丹黃。今年又致力子史。莊子業已畢功。日來後漢想亦卒業。閣下盛年投紱。所業益勤。天或者故以微疾昌其所學。追扳古人。齋於宦途。而豐於此邪。至於炎涼世態。自古爲然。雖豪傑之士。能遺外世。故獨立千載。而不能禁止。當世之擲揄。杜老所作。赤霄行。莫相疑。行。蓋亦爲兒曹所困辱。無可如何。聊爲長歌。以自壯耳。申夫傲岸不羈。卒乃以此被謗。米捐固其借端。然辦捐而必曰著重上戶。使大紳巨室。與中小家平等捐輸。此其勢固有所不能。王介甫使品官形勢之

家均出免役錢文。衆論愈譁。巨室之不可得罪也久矣。僕從任用非人。此等乃所謂世法者。一犯不韙。萬口同譏。誰能遽之。聞其多方彌縫。使萱闈不知獲咎之事。而出署之後。囊橐蕭然。歸途費用。亦且不給。此足令人起敬。而謗議亦或當少減乎。劉樹堂在候補各員中。獨覺書味盎然。三月中委辦海運。頃間回省。呈出手記各務。事理亦尙通達。將來或可陶成令器。此間士風稍陋。鄙人欲廣加延訪。略分三科。令州縣舉報送省。其佳者以時接見。殷勤獎誘。庶冀漸挽薄俗。一宏雅道。北人困於差徭。亦欲稍予平減。若大加整頓。卽恐州縣無以自給。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緣民困固深。而官貧亦迥異尋常。若愛其赤子而餓其乳母。則是兩斃之道。地方瘠苦過甚。卽寬大之令。亦不能遽下也。賤體粗適。惟興趣銳減。不似去年遠甚。前以轄境旱災。次孫瘍亡。心緒作惡。近因精力日頹。平生頗耽書史。老來百無一成。撫己內慙。憫憫不樂。雨亭開府山右。差強人意。頃於二十七日出都。過此快聚兩日。渠亦興會索然。豈真所謂沆瀣一氣者邪。

復寶佩蘅尙書

接讀十九日惠示。具紉愛注勲拳。至爲感泐。卽維尊候綏愉。蓋厘彌篤。跂頌無涯。津案

現辦情形。公函業經備述。現經兩月之久。辦理尙未就緒。致令閣下及總署諸老。多費唇舌。弟奉命來津。專辦此案。遲延之咎。實無可辭。查拿正凶。敝處初次覆奏。便以爲最要關鍵。府縣迭奉諭旨。飭解津郡。本爲力持正論。設法保全。豈可遲延不辦。謂津民義憤。不可查拿。府縣無辜。不應訊究者。皆局外無識之浮議。稍達事理。無不深悉。其謬弟雖智慮短淺。斷不至爲浮言所搖。拿犯之難。訊供之難。皆經屢函上達。議者不察。或謂弟意存推諉。輕聽人言。瞻顧清議。不肯切實速辦。非閣下深知此中委曲。鮮有鑒諒鄙心者。竊謂中國與外國交接。可偶結一國之小怨。而斷不可激各國之衆怒。挖眼剖心等謠。外國疑中國藐視太甚。引爲大恥。此足激衆怒者也。枉殺多命。外國疑天津可殺二十。他口即可殺四十。今日可殺二十。異日即可殺二百。洋人在中華。幾無容身之地。引爲大慮。此足激衆怒者也。目下中國海上船礮。全無預備。陸兵則綠營固不足恃。勇丁亦鮮勁旅。若激動衆怒。使彼協以謀我。處處宜防。年年議戰。實屬毫無把握。此等情勢。弟籌之至熟。故奏牘信函。屢持此論。若謂無端變易。妄信局外之言。不從委曲求和。處切實辦事。以此邀功。功固難必。以此避謗。謗已難辭。不且進退無據。邪惟府縣於初

撤任時。本無治罪之說。聽其回省。厥後該員等出省他往。則弟所不及料。以致久不到案。疑鄙人有故縱之象。而天津民情。囂張如故。將打殺洋人畫圖。刻板印刷。斗方扇面。以鳴得意。其已獲者。人人狡供。其未獲者。家家匿藏。而弟不能速擒而立梟之。亦疑鄙人有故縱之迹。雖貴署亦不免疑。弟任意遲延。實則弟之欲拿真犯。以全和局。未嘗須臾忘也。此時業已專弁飛提。當不致過稽時日。要犯雖無確供。斷不能因難自阻。再拿數人。約成二十一名之數。足與相抵。狡供堅不承認。則鄙意早經慮及者。將來或當從權辦理。不盡憑供定案。此後有卓見所到。爲愚慮未通之處。尙望隨時賜示。俾免失權債事。貽同譖羞。是爲切禱。

復恭親王

昨肅一函。封遞後。又接十五日鈞示。聆悉一一。辦理洋案。信息必宜常通。方可彼此印證。尊處日有賜示。受教實多。敝處牋記稍疏。七月下旬。辦理稍有起色。八月以來。又復節節棘手。並無善狀可告。用是緘牘益稀。荷蒙指示。歉悚無已。羅使近日。聲息寂然。而英俄二使。日有危言。計廿三日以後。必有一番波折。國藩擬分兩批奏結。第一批凶犯

過少。彼必多方饒舌。然威羅二使及德繙譯赫稅司前此在津。均恐不得正犯。濫以無辜充數。若犯未確。彼亦必引爲口實。無裨於事。來示詢及既認之供。何以不確。任其忽認忽翻。查各犯到堂。並無供認不諱之人。其忽認忽翻者。所認之事。卒無重罪。不過旁敲側擊。畧露端倪。旋復狡展。非已有確供。任其翻案也。其不肯認者。有時亦難深求。卽如金占鰲一犯。似是正凶。無難一訊卽伏。乃拷問良久。渠言五月廿三實住京都觀音寺聯升店。有店帳及循環簿可查。卽不能不停刑審慎。近因限期將滿。要犯太少。又嚴限地方官續行訪拿。漏網之犯。多已遠颺。更非倉卒所能緝捕。敝處辦理日久。無以仰副厪系。惶悚何極。擬卽日奏請嚴議。尊處前函謂辦凶一層。若將中國人之不遵國法。和盤託出。恐令若輩齒冷。自屬卓見。惟案無旁證。對質之人。各犯不肯自認。死罪亦人之常情。卽泰西各國亦未必無此。梗化之百姓。若洋人能派人在津訪察。此間辦法。則知中國於凶犯一層。絕無寬縱。並非無故遲延。有心推託。果能見諒。或不致另生枝節。至垂詢兵連禍結。咎將誰歸。竊料彼族所言目下卽將津郡作爲焦土等語。或係旁敲之筆。若正面文章。則前在津所言。羅公使德繙譯等當一怒出京。回國。回滬。開仗。似

須明年未必一朝猝發。彼若專重在凶犯指定。必須抵償若干名。再竭一兩月之力。亦必可如數交卷。不待構兵之際。而終能如願相償。則明年兵船雖集。尙可中止。彼若決意稱兵。則雖立交凶犯多名。而或嫌其少。或嫌其假。或另挑他事。欲開衅端。何患無辭。是兵連與否。仍神洋人之本計。不僅在拿犯之多少也。國藩自六月廿一日至七月中旬。病勢本重。近丁中丞及天津丁道。病亦不輕。成廷尉病尙未痊。毛司空又已回京。惟望李協揆速到。再當竭力會辦。以速補遲。總求此心可以服洋人。乃可以對朝廷耳。

復恭親王

國藩辦事遲緩。使多方絮聒。尊處舌敝唇焦。深負委任。踧踖難安。來書不加督責。反辱慰勞。惶悚何極。府縣業已在津取具親供。奉旨敦促解部。本無可再事延緩。惟尙有鯁。鯁過慮。恐中外用意。偶有未符。轉致陰差陽錯。不敢不備陳於左右。府縣下獄一事。當時乍接羅使請以三員抵償之照會。只求和局之成。倉卒定議。辦理過柔。事後思之。深用自憾。以爲萃六州之鐵。不能鑄此一錯。六月二十八日摺片及上尊處各書。亦曾畧明愧悔之忱。迨奉改解津郡之旨。設法斡旋。渾然無迹。國藩且服且慚。私幸大力挽回。

竟得解我神明之疾。自是議抵之說中外一心拒絕。此時該員等卽到部中原無他慮。惟洋人堅韌異常。諸酋聚聚都下深懼府縣入京尊處力持正論。彼或仍執抵償之議。妄肆要求百折不回。則魚肉在邇。刀俎在旁。勢逼處此殆有不堪設想者。該革府革令前聞改解津郡之命。正如金雞放赦。仰誦聖明。重觀天日。近聞仍解刑部之命。不覺魂飛魄散。怯對獄吏。顧影自弔。以爲雖蒙總署力爲救全。而洋人仍持疆臣之原奏。欲得而甘心也。國藩竊意前與赫德詳論赫德曾言拿犯切實。府縣事自易了。儻威羅二使並無此意。該稅司必不遽爲此言。近日中國切實拿犯。洋人當亦聞知。縱不能漸將府縣放鬆。豈其索之尤緊。而比奉尊處賜示亦未言及洋人逼索府縣到部一層。究竟會否催逼。敬乞惠示。與洋人交凡事皆有步驟。必應多留餘地。國藩前此過聽交部以後。輕重尙可自由之說。未曾自留地步。非尊處以解津一議委曲彌縫。則步步逼緊。無可轉身。國藩既已一誤於前。深願尊處慎重於後。與其臨時窘步不如先事展寬。該府縣可否免其解部。卽據親供定案之處。伏候鴻裁。國藩平日辦事拙滯。舉措失機。實所不免。至如專挾私見。顧惜一己之毀譽。不問大局之成敗。則素所不爲。况府縣交部一節。

事前既由敝處誤奏。事後又欲見好取名。國藩雖愚。決不爲此。所以長慮卻顧者。實恐洋人詭譎多端。催逼送部。後患不測。故思求急脈緩受之法。尊意如以爲可行。卽乞示知。以便遵循。國藩具奏乞恩。如卓見決以爲不可。日內卽當迅速起解。決不敢稍有羈留。昨經附片具奏。尙未接到批旨。信函往返。亦不過多二日耳。愚昧之見。敬以奉商。復張友山漕師

承示蔣主政條陳河運事宜四策。其灌運立湖一策。頗有空礙。費多利少。現可毋庸置議。規復黃河故道一策。八年間馬制軍等會奏。將蘭儀以東故道。設法疏濬。銅瓦廂決口。酌議堵塞。業經部中議定。惟工程繁重。計挑河修堤塞決三項。需費至二三千萬之多。閱時又非三四年不可。而東趨之溜。能否挽之使南。蘭儀決口。能否堵合。仍無把握。來示所慮。洵係不易之論。查規復河道一事。內外多持此議。而鄙人竊有所疑。未敢隨聲附和。蓋河道自古以來。無數百年。而不徙之理。歐陽公有言。河本泥沙。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上流乃決。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強復之。則每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也。河之南徙。自金明。昌中會淮入海。已閱七百餘年。至咸豐初年。而有銅瓦

廂之決。蓋亦日久淤澱。河身高而流行不快也。今欲挽河而南。使復故道。無論鉅款難於驟集。河內建置田廬。難於遷徙。自清口以下。至雲梯關。河身節節高仰。難於浚深。即使事事竭力爲之。而河之北徙南徙。似亦有天意主之。而非盡人事所可爭。即果南復故道。而於運漕亦尙無把握。蓋自道光七年以來。河高而淮低。淮水不能匯河而入海。於是絕淮與河。使不相通。淮之故道爲全黃所佔。而淮則避讓而南入於江矣。每年漕船過清江後。即爲倒塘灌漕之法。其法堅築兩塘。始以漕船放入近淮之南塘內。將塘之南壩堵閉。然後決開塘之北壩。使兩塘灌水相平。乃以漕船放入近黃之北塘內。將北塘之南壩堵閉。然後決開黃河之南堤。使黃流與塘灌水相平。乃以漕船放入黃河北渡而入中河口。如是者爲一批。則又再堵堤再灌塘而放。第二批則又再堵堤再灌塘而放。第三批第四批。當時無論有識無識。皆以此爲極難之事。極鉅之款。極拙之謀。中外欲思所以變計。今若仍復故道。則清口黃運午貫之處。仍用倒塘之下策乎。抑另有良謨乎。如仍用倒塘之策。則每年將黃河堤決開數次。用無限之財。費無窮之力。清口可以辦。張秋亦可以辦。如不用倒塘之策。則南黃雖徙而漕運尙不通暢。又何必復

故道乎。鄙意以爲河既北行。即當順水之性。就泛溢之處。築堤約束。其安流順軌者。姑且聽之。待軍餉稍鬆。再大治之。不必遽議南遷也。至導衛濟運之法。前此運河北流。張秋本屬上游。臨清本屬下游。則南高於北。一定之理。惟衛在元城冠縣一帶。尙在臨清之上游。或者稍高於運。或與運相平。自須詳細測量。再行酌定。如於元城稍上。開河導衛。以達張秋。在平日。縱不能高於運。在黃河消落時。必可高於黃矣。衛水分爲兩支。一支循舊。由元城至臨清。一支新開。由元城至張秋。運漕分爲兩法。伏秋盛漲。則舟順黃河之溢流。由東昌以抵臨清。黃水消落。泝上水。以達元城。又沿下水。以抵臨清。雖衛水微弱。未必兩支皆可行舟。然尙可以人力圖之。儻履勘情形。果皆符合。似可酌度興辦。來示又以僅於沙灣左近築堤。而上下游沿河各州縣。仍虞昏墊。擬就現在河道。一律築堤束之入海。俾免潰缺。蓋籌確不可易。苟中外不主挽河南遷之說。則堤工亦何可緩。自銅瓦廂至利津海口。雖云地段甚長。工費亦鉅。然較之規復故道。當尙可從減省。借黃濟運一策。疏濬漕渠。使之寬深。先事設順流刷沙之船。隨時行閉閘撈沙之法。更爲南糧定候汎渡黃之期。亦可救敝補偏。然盛漲一消。即屬無益。再加以導衛濟運修

倉遞運兩法。差足以濟時勢之窮。辱承垂詢。聊布一二。仍希詳細見示。以備互證而資商榷。

復郭筠仙中丞

接誦二月初十二兩次惠書。具聆一一。猥以鄙人添孫致慶。并授稚兒洗口卻疾之方。就諗履候康愉。攝生多術。企慰無量。承示天道循環。人事興廢之故。消長盈虛。洞若觀火。未有壞亂天下。而楚人私享其富貴。此層外間亦多能言之。至於士去職而習爲游說。農去養而相與嬉遊。習爲儉薄。讌飲音樂。歌舞日夜。則未聞有慮及之者。又稱。禍穢之發。莫烈於猜忌。此古今之通病。壞國喪家。亡人皆猜忌之所致。詩稱。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僕近來自省。生平謦咎。不出伎求二字。今猶衰耄。旦夕入地。猶自憾拔除不盡。因環觀當世之士大夫。及高位者。果能剴盡伎求二字者。亦殊不可多得也。伎求二端。蓋妾婦穿窬。兼而有之。自反。既不能免。此亦遂。慙然。愧懼不復。敢道人之短。若著一書。以詆訶達官。則伎之尤者。無所畏憚。其品概亦可想見。無足深較。意城昔辦釐務。受人薦引。亦頗有物議傳播。然門包之進。虧累之多。則一無所聞。今大變前轍。而收數日。

滅。豈無一二明者。校長挈短。歎新之不如故乎。僕生平屢遭譏謗。上年天津一案。謗議尤不忍聞。殆有甚於永州某守所云。即意城之偶被諷刺。又不足道矣。江西引鹽。行銷稍多。而并不甚旺。匣費岸費。亦并未照解。湘鄂淮鹺引地。存者無幾。而鄂中大吏。袒護鄰私。排擠淮引。不遺餘力。聞其公私兩裨。蓋即來示例規之說。國藩上月。曾將淮銷疲滯不堪。鄰鹽侵佔太甚。疏請部議。明定章程。稍伸淮而抑川。昨李筱泉出都過此。又經面爲諄託。請其竭力助我。續淮南之生命。并許以復解匣費岸費。復道光年間之舊規。待部議到時。當另定章程。將匣費酌定數目。冀愜於私而有益於公。能否挽回。尙難預必。陳令善奎。前係甄別落職。無論其罰當罪與否。而甄別之案。例難湔洗。大府之馭屬。吏惟此層。爲最毒。亦差可懲。創汚吏若彼。劾而此。舉之適開。朝秦暮楚之風。而增子覆我。與之見。意氣用事。漸不可長。僕非有所吝於陳令。恐徒勞而無益。尙希鑒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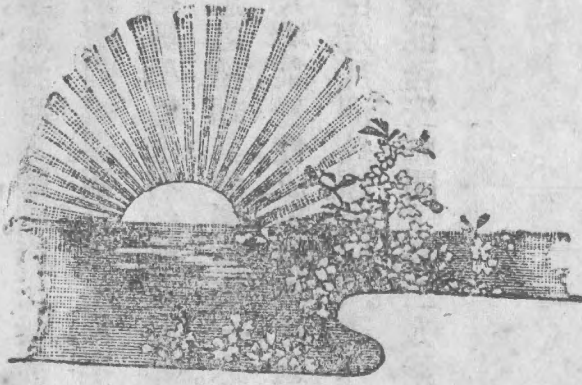
復袁小午講學

接三月廿三日惠函。詳論鑒拔賢才之義。纒纒千餘言。具聆深意。所示當世諸賢。及另單開列者。共十四人。疏其梗概。大抵才德并收。體用兼重。品評允當。殷殷以一士不遇。

引爲予辜。一善不揚。引爲己責。心存匡濟。識量宏深。良以爲佩。又謂東南底定以來。老成凋謝。繼起無人。一有緩急。無足倚恃。深以前此之得人爲盛。而怪近今之寂寂。此由鄙人闇於知人。志氣衰耗。古稱精神折衝。不克汲引人才。亦由精神懈弛。不足感召英傑。翕聚風雲也。邇來軍務漸平。時局之艱難。迥非咸豐年間可比。人才非困阨。則不能激。非危心深慮。則不能達。而在上者。亦不欲屢屢破格。以開侍門。仍須投資按序。各循常調。即昔之勳望赫奕者。今亦祇能循分供職。無盤根錯節。則利器未由顯著。近日賢才之所以寂寂者。殆由於此。然內患雖平。外憂未艾。彼狡焉者。雖隔數萬里。而不啻近逼臥榻。非得後起英俊。宏濟時艱。世變正未可知。來示以少年盛氣。蹈厲無前者。不宜以孟浪繩之。昔在道光之季。國藩飢聞此等議論。蓋嘗深惡而痛懲。今雖衰辱。無似。決不欲效此模稜意態。銷磨舉世之英氣。特狂狷兩途。及所謂蹈厲無前者。亦殊不數。數見而來。函所稱心事如青天白日。忠愛誠懇。出於天性。尤爲罕覩。是則似有數焉存乎其間。而自愧引針拾芥之無具也。此後如更聞有佳士。無惜續行見告。至禱至禱。國藩回任江表。節序頻更。諸務叢積。目光昏蒙。日甚。無術挽回。一切軍政吏治。均未能悉心

經理江海各防。雖擬及時整飭。而事體重大。亦且茫無端緒。大懼曠官取戾。貽羞知好。曷勝兢兢。此間近狀如恆。前月有李世忠陳國瑞搆釁之事。陳李二人。前在江北帶兵。素不相下。陳之聲名。較優於李。如淮河奪鹽船。壽州殺部將。頻有欺侮。李積不能平。近在揚州。李與陳貌爲和好。實則隱圖報復。四月十四日。李世忠忽率其徒黨。馳入陳寓。掩執陳國瑞上船。揚帆南下。捆縛辱詈。適有鉛船及湖北各船在彼。聞陳國瑞被執。一呼而集者數千人。追圍李世忠之船。劫其眷屬。有妾一人。赴水以死。李世忠乘間跳走。與陳國瑞先後來甯互訐。二人均桀驁性成。不循理法。邇來住居揚州。百姓旣不甚相安。洋人復每滋瑕釁。昨派篤臣及瓜洲吳鎮。查明原委。據實參奏。李擬革職。陳以都司降補。勒令各回原籍。未知此後能否安帖。閣下於二人素知其底蘊。並以附告。

三名臣書牘卷一終



104/24

322

71

